



翻列

左繡

廿三

□ 12
3186
12



門口 12
號 3186
卷 12

左繡

錢塘 馮李驪天閑
定海 陸 浩大瀛 評輯



同學 錢塘范允斌右文
仁和沈乃文襄武參評
同懷杭州陸 惲吳臯

男 馮張孫近濱
翼孫念詒
九孫思蔭 校輯
男 陸麟書素文

● 電蒲角切

左繡

春秋經傳集解



宋林堯叟唐翁附註

晉杜 預元凱原本 唐陸元朗德明音釋

後學 馮李驪天閑增訂

昭公二第二十一

〔經〕
癸亥 四年春王正月大雨雹 當雪而雹故以 ○夏楚
為災而書之

子蔡侯陳侯鄭伯許男徐子滕子頓子胡子沈子小

邾子宋世子佐淮夷會于申 楚靈王始合諸侯 ○〔林〕
楚專合諸侯始此以楚

春秋左傳

卷五 昭公

一

昭和九年
十一月二日
購求

春秋谷之。所以嚴華夷之分。而志猶夏之端也夫。李九我

此篇為楚靈會起本以如晉求諸侯為主末段正論求諸侯之得失首尾本一串也中間却詳叙晉人許不許一番商確自成一篇妙文而包於椒舉叔向

莊之賢。辰陵之盟。從之者陳鄭焉耳。申之會。十有二國。楚之得志于中國。未有盛于此時者也。楚人

執徐子稱人以執。以不道於其民。告。○秋七月楚

子蔡侯陳侯許男頓子胡子沈子淮夷伐吳因申會以伐吳

不言諸侯者。鄭徐滕小邾宋不在故也。胡國汝陰縣西北有胡城。執齊慶封殺之楚

欲行霸為齊討。遂滅賴。○九月取郟郟。舊邑。傅例曰。克邑不用師徒。慶封故稱齊。

取。○冬十有一月乙卯叔孫豹卒

傳四年春王正月許男如楚楚子止之只寫兩人亦不使俱田遂止鄭

伯復田江南許男與焉前年楚子已與鄭伯田江南故言復使椒舉如

一請一許之中。蓋賓詳主畧而實以主包賓。章法最為完整。此格屢用而屢妙也。一請一許。委婉頓挫。另作一小文讀。

中段自分兩層。以前一層許晉勿爭為主。後一層乃因晉侯三不殆之說而極論其不可恃。未仍歸到許而勿爭作結。前云修德以待其歸。後云務修德。晉又曰不修政德。兩層原一串也。

前一層又有兩節。于楚王方修看出兩未可知一抑一揚。妙在說得活。落于修德待歸亦看出兩將字。一開一合。妙在說得的真。中間以不可與爭君其許之作轉遞。自成一小片段。黃陶菴朱批

晉求諸侯林楚靈欲專會諸侯二君待之二君。鄭許。椒舉

致命曰寡君使舉曰日君有惠賜盟于宋宋盟在襄

日晉楚之從交相見也以歲之不易不易。伏無寡人願

結驩於二三君欲得諸侯使舉請閒君若苟無四方

之虞虞。虞度也。音閑。又如字。則願假寵以請於諸侯欲借君之

諸侯對。德。字。直。照。求。還。晉侯欲勿許司馬侯曰不可楚王方修天或者欲

逞其心以厚其毒而降之罰未可知也其使能終亦

未可知也晉楚唯天所相相助不可與爭君其許之

一。邊正說有三不殆。一邊直說是三殆也。見地既明。舌鋒又快。持矛刺盾。懸髮煞人。魏水叔 朱批

後一層亦作兩節。三殆本三平。分應却作兩頭。脚非但取參差好看也。恃險與馬猶為近情。至移他人之殆。當作自巳之不殆。則可笑極矣。况虞鄰國之難。必幸巳之無難。却不知多難亦有好處。無難亦有不好處。不修德則無難而有難矣。此意尤為喫緊。故反復特詳。兩截分應。前以不聞務險與馬。然後即分應都用復筆。恃險與馬。復應在一處。不可虞難。復應在首尾中三處。無不變。

而修德以待其歸。若歸於德。吾猶將事之。况諸侯乎。

若適淫虐。楚將奔之。奔不以為君。吾又誰與爭。公曰。晉有

三不殆。其何敵之有。殆危也。國險而多馬。林表裏山河。是國險也。異

北產馬。是齊楚多難。多篡狀。有是三者。何鄉而不濟。

對曰。恃險與馬。而虞鄰國之難。是三殆也。四嶽。東嶽岱。西

嶽華南嶽。衡北嶽。恒。岱。一日泰山。在兗州。華如字。又胡化反。在雍州。衡。一日霍山。在荊州。恒。漢避文帝。

諱為常山。在冀州。應劭風俗通。嶽之為言。嶽也。天子至方嶽之下。稱考諸侯功德。而黜陟之也。書傳多

云。五嶽中嶽嵩高。即大室。是三塗。在河南陸渾縣南。下別言之。故此云四嶽也。

者。

多難無難。虛說用雙行。反復與前段相。離實說用前偶。後奇與本段相配。重規叠矩。妙不可言。

亡于不暇。結三殆。又何能濟。結何鄉不。濟本段已了。再繳起段。一併收煞。合成一大片段也。細密之至。

●馬与險不可恃。而隣國之难不可虞。令人豁然。或多难四句。千古確論。其後吳起对魏武侯。在德不在險。亦祖此意。揚慎

●徐揚貢曰。或字兩層。卓識暢論。是漢書之原。朱批

輶轅峭。因虞難另說。故險馬平對。亦作參差之筆。變

湘也。陽城。在陽城縣東。北。亦山名。大室。在河南陽城縣西南。即中嶽嵩山。在豫

州。荆山。在新城沔鄉縣南。中南。在始平武功縣南。九州之

險。也是不一姓。雖是天下至險。冀之北土。燕代馬之所

生無與國焉。恃險與馬。不可以為固也。從古以然是

以先王務修德音。以享神人。亨通也。補。正曰。古享字。不聞其務

險與馬也。鄰國之難。不可虞也。或多難以固其國。啟

其疆土。或無難以喪其國。失其守宇。於國則四。垂為字。若何

虞難齊有仲孫之難。而獲桓公。至今賴之。仲孫公孫。無知事在。

不暇於凶之例也。

引古及尾。若冷語。然却有餘味。月華

鍾伯敬曰。夫豈爭諸侯句作神尾。冷
倘有餘味。朱批

遙接起段歸到本題作結。忽變作三層
問答與通篇蓋換出三樣段落也亦大
異于劍首一快者矣
應如晉求諸侯却作兩番點出先寫諸

莊九 晉有里平之難而獲文公是以為盟主。里克平
年 衛邢無難敵亦喪之。閉二年狄滅衛。衛
二十五年衛滅邢。故人之

難不可虞也。恃此三者而不修政德亡於不暇又何
能濟君其許之紂作淫虐文王惠和殷是以隕周是
補寫前段修德不德實証在此且見得妙

以興夫豈爭諸侯乃許楚使使叔向對曰寡君有社
稷之事是以不獲春秋時見。言不得自
諸侯君實有

子問於子產。林時子產從
鄭簡公在楚曰晉其許我諸侯乎對曰

許君晉君少安不在諸侯。安於少小不在遠國。補
正曰少安猶言少惰與二

王曰諸侯其來乎對曰必來從宋之盟承君之歡不
畏大國。大國。晉也。何故不來不來者其魯衛曹邾乎曹畏
宋邾畏魯魯衛偪於齊而親於晉唯是不來其餘君

之所及也誰敢不至。言楚威力
王曰然則吾所求者

無不可乎對曰求逞於人不可。快意人必違之

侯次寫求字中又添出諸侯其來一層
便生動熱鬧妙文只是隨筆拾得

前文從求字生出許字又生出爭字濟
字此處三層前後明應許濟中來不來
乃暗應爭字也密甚
結句一應後字二應德字無一字不收
拾

寫許有三意寫來亦有三意而前散後
整末寫求無不可又裁作對句真無筆
不變也

結句一開一合以簡勁之筆收束一篇
反復辨快之文手意不測合而觀之蓋
起中結凡三用雙調開合作章法者
俞選聯會申裁慶封為一首評云對婉
而嚴前照女叔侯後照申無字中幅關
鍵所在

肆橫如楚圍尚能直言無隱子產洵不可及 陳氏

凡徵實文字易板易復此文中間徵實却作三層洗發而又以議論行之故雖排而不板雖多而不複全在運化輕鬆段落明畫而起處極趨收處極宕標舉以為典制文字之準亦可以無百衲之訛也已 樂拒也禁也 陸氏

古者二句藏出雙提為一篇之綱下三層一層分說用順一層合說用逆一層申說用登而極言其效末說到今亦仍兩意雙承結句忽單掉藏水正與第二層倒煞藏字相應蓋唯能藏而後能出也周正月乃夏十一月正日北風壯之時故諷其及時法古手法平中寓側線索逼清

藏出並說其意却重在用冰看第一層出之下即著一用字第二層重講用字第三層直以用對藏而歸罪于今之不用未結藏字亦唯能藏而後能用也參差中無一字雜 互物法出集說 靈可禦乎問得甚奇無靈不災答得甚平中段複說處精神發越結更典實變而空靈其筆無美不備也

老贏老林

侯相洪鍾評朱批 同欲盡濟 為下會

大雨雹季武子問於申豐曰雹可禦乎 豐魯大夫 禦止也申

對曰聖人在上無雹雖有不為災古者日在北陸而

藏冰 陸道也謂夏十二月日 西陸朝覲而出之 謂夏

日在昴畢蟄蟲出而用水春分之中奎星朝見東方 孫炎云陸中也北方之宿虛為中西方之宿昴為

中也爾雅高平日 其藏冰也澗山窮谷固陰沍寒於 陸故杜訓為道

是乎取之 沍閉也必取積陰之水所以道達其氣使 不為災 沍與互通周禮鼈人掌互物鄭 註鼈鼈有甲滿 其出之也朝之祿位賓食喪祭於是 胡是沍為閉也

乎用之 言不獨 其藏之也黑牡秬黍以享司寒 黑牡 黑牲 也秬黑黍也司寒玄冥北方之神 其出之也桃弧棘 故物皆用黑有事於冰故祭其神 其出入也時食肉 矢以除其災 桃弓棘箭所以禳除 其出入也時食肉 此節重寫用冰而歸之于藏祭寒二句乃將上 之祿冰皆與焉 食肉之祿謂在朝廷 大夫命婦喪浴 文復說作橫揮筆法非又作分領筆法也唐荆川朱批 命婦大 祭寒而藏之 獻羔而啓之 謂二月 夫妻 寒 獻羔而啓之 春分獻 羔祭非始 公始用之 優尊 火出而畢賦 火星昏見 開冰室 公先用 東方謂三 月四月中 自命夫命婦至於老疾無不受冰 老致 周禮夏頒冰 禮五縣為遂是縣為遂屬 與 者 山人取之縣人傳之 山人虞官縣人遂屬 周

禮五縣為遂是縣為遂屬 與

●害物之雨。民所苦也。小雅

賓位極詳。則主位宜略。否則開板重一
道矣。

引詩用虛掉。風調致佳。若連片抄來。便
與通體微實犯複。又文字偶句居多。

得單句一宕。則板處皆活。與交質篇同
一筆法。

此篇為楚子會申傳。起處却從許多不
會者叙起。中間特叙卒事不規。結處不
過。平惡遠面奔。處處詳寫楚處出醜。
以其專盟中國。故深惡而痛絕之也。此
左氏以傳翼絕大主腦處。
女有兩截。以上截為主。下截乃就上截
抽出另說。非兩事也。而辭裁則仍兩對
立。格上截以楚子會申作領。下截以楚
子示後作領。在又何以規截。每截起手
皆有開文。作引中間實講。慎禮示後之
得失。各引古作。証兩兩相配。未見不規
反結。慎禮遠惡後奔。正結示後片段極
三書

人納之。隸人藏之。與隸皆賤官。夫冰以風壯。水因風而。以
風出。不苗。方有力。俞云。一。總收束。結到效驗。文氣古厚。其藏之也。周。也。周。其用之也。徧。疾。及老。則

冬無愆陽。愆。過也。謂冬溫。夏無伏陰。伏。陰謂。春無淒風。淒。寒也。

秋無苦雨。上。四。可。應。無。雷。下。四。句。應。雖。有。不。災。月。卒。矣。霖。雨。為。人。所。患。甚。雷。出。不。震。也。無。苗。霜。雹。癘。疾。

不降。癘。惡。民。不。天。札。短。折。為。天。天。死。為。札。洪。範。孔。註。短。未。六。十。折。未。三。十。周。禮。鄭。註。天

札疫。今。藏。川。池。之。冰。奔。而。不。用。既。不。藏。深。山。窮。谷。之。水。又。火。出。不。畢。賦。有。越。散。也。言。陰。陽。收。應。

餘則。風。不。越。而。殺。雷。不。發。而。震。失。序。雷。風。為。害。雷。之。奔。之。輿。苗。一。華。文。意。已。畢。復。引。詩。另。作。一。結。有。曲。終。江。為。苗。誰。能。禦。之。七。月。之。卒。章。藏。冰。之。道。也。風。卒。章。曰。

二之日。鑿冰沖沖。謂十二月。鑿而取之。三之日。納于
凌陰。凌陰。冰室也。四之日。其蚤。獻羔祭韭。謂一月春
分。登開冰室
以薦宗廟。

○夏諸侯如楚。魯衛曹邾不會。曹邾辭以難。公辭以
時祭。衛侯辭以疾。如子。鄭伯先待于申。自楚先。至會地。六月、
丙午。楚子合諸侯于申。椒舉言於楚子曰。臣聞諸侯
無歸禮以爲歸。今君始得諸侯。其慎禮矣。霸之濟否
在此會也。夏啓有鈞臺之享。啓。禹子。河南陽翟縣南。有鈞臺。陂。蓋啓享諸侯
於商湯有景亳之命。河南鞏縣西南有湯。亭。或言亳即偃師。周武有孟

於商湯有景亳之命。河南鞏縣西南有湯。亭。或言亳即偃師。周武有孟

現成也

前以六王三公勸其慎禮後以三代辟王戒其不後兩段皆以椒舉為主而向戌子產前則各各獻禮後則兩兩評論中間又趣便特作贊語蓋又以二子為前後縮結剪裁聘搭工緻極矣君其何用君其選焉本兩意而一傾一逆楚王以用桓答何用以使問答選焉前詳則後略前略則後詳法之所在行乎其不自知也

以齊桓為伯者之盛故用其礼耳以為感退舍迂甚陸氏

春秋左傳

津之誓將我成有岐陽之蒐成王歸自奄大蒐於岐山之陽岐山在扶風美

陽縣康有鄩宮之朝鄩在始平鄩縣東有靈臺康王於是朝諸侯穆有塗

山之會穆王會諸侯於塗山塗山在壽春東北齊桓有召陵之師在僖四年

晉文有踐土之盟在僖二十八年君其何用宋向戌鄭公孫

僑在諸侯之良也君其選焉選擇所用王曰吾

用齊桓桓退舍以禮楚今感其意是以用之王使問

禮於左師與子產左師曰小國習之大國用之敢不

薦聞言所聞謙獻公合諸侯之禮六其禮六儀也宋爵公故獻公禮

子產曰小國共職敢不薦守獻伯子男會公之禮六

鄭伯爵故獻伯子男會公得結便結橫插有君子謂合左師善守先代

子產善相小國王使椒舉待於後以規過規正二子

正陸氏曰規人而不仁如禮何卒事不規王問其故對曰禮吾未見者

有六焉又何以規左師子產所獻六宋犬子佐後至

王田於武城久而弗見椒舉請辭焉請王辭王使往

日屬有宗祧之事於武城言為宗廟田獵屬章欲

在南陽宛縣北魯武城在泰山南楚地名魯則縣名也寡君將墮幣焉敢謝後

三肅

左師子產獻禮各六一是大合小一是小合大今楚以子用齊桓則於兩者皆無所礙故卒事不規也對酌損益故須有學楚不能慎則唯有汰侈本色而已獻禮止六而曰未見者六是皆未之見也亦絕倒語

春秋左傳

卷上昭公

七

●家氏鉉翁曰。宋之盟。號之會。晉楚同之。侯以爲內外之辨。春秋訊焉。今楚度新立。遂合十又三國而爲此會。會盟之一大變也。朱批

●六王二公。夏前已祭。故於此補三。法自宜。然此六只是具骨之文。月峯

本論。示後奔命。却扯示禮。用命。件說此。聯絡法。然示禮上文已見。只添示後。一半以配之。既不單薄。又不板。視此。遙對法。

遠惡而後奔。已結完本文。却又添出善來作對。以此文須得調。收煞方有力。而六王二公。一層亦帶應得周密。直字字有作意也。佳法。與求諸侯篇正同。然竟合兩篇爲一。則章法各別。此不容一。

毫私意于其間者耳

唐錫周曰。宋之盟。歷叙某公至某人至。錯歷有致。號之會。借子圍設服。離衛點出諸大夫姓氏。變化入微。此番用左師子產起用。左師子產結舉其最而餘人自見尤妙。只十年。却作兩種意。斷自是文字波瀾。月峯

此文先叙後斷。叙事三段相接而下。而首段最詳。末段最畧。乃叙以最詳者爲主。斷又以最畧者爲主。此亦賓主互用。文無定格。神而明之。頭頭是道耳。叙以首段爲主者。以無瑕戮人對面。便是楚靈一生定案。斷以末段爲主者。以禍首在此。一句直照從亂如歸起本也。一點一畫都有其故。豈漫然顛倒而已耶。必有此等語作波。姿態方濃。月峯

見。恨其後至。故言將因諸侯會布幣。乃相見。經并書。宋犬子佐。知此言在會前。墮許規反。●補正。傅氏曰。楚武城必有先君之廟。故田獵以祭。祭用幣。畢瘞之。故云墮幣也。恨其後至。訛此爲辭。徐子

吳出也。以爲貳焉。故執諸申。言楚子以疑。楚子示諸

侯。後。椒舉曰。夫六王二公之事。六王。啓湯武成。康穆也。二公。齊

桓晉。皆所以示諸侯禮也。諸侯所由用命也。夏桀爲

仍之。會有緡叛之。國名。商紂爲黎之蒐。東夷叛之。

黎。東夷。周幽爲大室之盟。戎狄叛之。大室。皆所以示

諸侯。汰也。諸侯所由奔命也。今君以汰。無乃不濟乎。

王弗聽。子產見左師曰。吾不患楚矣。汰而懷諫。懷。狠

不過十年。左師曰。然不十年後。其惡不遠。遠惡而後

奔。惡及遠方。賓筆宕開。悠然而不盡。住法。與求諸侯篇

○秋七月。楚子以諸侯伐吳。宋犬子鄭伯先歸。經所

叙諸侯也。時晉之屬國皆歸。獨言一國者。宋華費遂

鄭伯久於楚。宋犬子不得時見。故慰遣之。朱方。吳邑。齊慶

鄭大夫從。從。見慰。使屈申圍朱方。封所封也。屈申。

屈蕩。八月甲申。克之。執齊慶封。而盡滅其族。慶封以

八年奔吳。八月無甲申。日誤。特提出。一段笑極。來

林楚假大義。爲齊討慶封也。將戮慶封。椒舉曰。臣

批朱師展鮑

無瑕者可以戮人。有實句無主句下文只說慶封不肯從戮而王之瑕在言表矣妙筆。
慶封只輕輕反唇而其惡乃更加十倍。真使聞者絕倒。
弑逆之賊亦知弑逆為大罪是其良心盡露也。快絕。陳氏

順。補正。其肯從於戮乎。言不肯默。播於諸侯焉用。謂弑君。越。裝。點。越。令。下文。出。醜。絕。倒。也。播。揚。王弗聽負之斧鉞以狗於諸侯使言曰無或如齊慶封弑其君弱其孤以盟其大夫。齊崔杼弑君故以弑君罪責之。林襄二十。慶封曰無或如楚共五年盟于大宮。日不與崔慶者。添。慶。子。臣。而。兼。子。添。兒。子。尊。而。且。親。代。之。不。但。弱王之庶子圍弑其君兄之子麋而代之以盟諸侯。其孤諸侯不但盟大夫。義曰此楚靈私盟不告魯而慶封。王使速殺之遂以知也。按即指申會而言較快。諸侯滅賴賴子面縛銜璧士袒與觀從之造於中軍。

斷語此字指城賴而言緊頂末段重又提承三段歸結王心回應無瑕字字完密。
俞寧世曰求無不得欲無不遂總是逞其心以厚其毒此評發于女叔侯分見于子產左師而結于申無字一篇最著精神處。晉君臣辯論明快道理醇正然窺其隱衷只是倚安懦弱其失從子產說出子產左師禮制詳明議論嚴核然崇奉亂臣冠履倒置其失從慶封說出所謂脫換之法。

中軍王。此番須用小心一分。王問諸椒舉對曰成王克許。在僖六年許僖公如是王親釋其縛受其璧焚其觀王從之。從舉遷賴於鄆。鄆。楚。兩事緊接方以類從也。楚子欲遷許於賴使鬬韋龜與公子弃疾城之而還。為許城也。韋龜。亦緊接城許說此文全少。矣召諸侯而來伐國而克城竟莫校。謂築城於外竟王心不違民其居乎。言將有事。民之不處其誰堪之。與。通。辭。筆。法。一。樣。緊。葉宗之朱批。不堪王命乃禍亂也。○九月取鄆言易也。莒亂著上公立而不撫鄆鄆叛。

○大意如魯之田賦想亦不堪大國誅求耳。陳氏

此篇作三段讀亦先叙後議解也。首段一作一。謗提。起子產語。畧言作之有利而詳言謗之無效。子寬語。極言作之有敝。而輕掉謗之莫解。參差中正。自針鋒相對。于分應提句。又極整極變。字字有法也。

國將若之何。敝將若之何。前後相對。作章法。民不可逞度。不可改。偏而無禮。偏而無法。調法亦兩兩相配。是有意為文者。此謗又在誰嗣歌後。可見民之好惡無常。不可徂也。

子產作用。未免為拘相公藉口。要之能著張苟利社稷。一句。則不以私意為獨斷矣。

作法四語。一字一金。于論子產或未合。而論凡作法者。則千秋龜鑑也。孫執升朱批

末二句。寫出柝索六馬。回應謗語。使人凜凜。

因奔命而城三城。以通吳。亦因奔命而罷。不可城以息楚事。本兩開文。却從三

而來故曰取凡克邑不用師徒曰取。兩日取一。敘事。凡例都為易字作註。著上公去疾也。不書奔者潰散。

而來將帥微也。重發例者以通。叛而自來。○著直居直據二反。

○鄭子產作丘賦。丘十六井。當出馬一匹。牛三頭。今

在哀十一年。○正義曰。別賦謂已賦斂家資。使出牛馬。又別賦其田使之出粟。一丘出兩上之稅。牛馬之屬。即周禮家征其夫。征但。國人謗之。謗毀。曰其父死。十一而稅。是與家征別也。

於路。謂子國為已為蠶尾。謂子產重賦毒害百姓。○蠶救邁反。以合於

國。國將若之何。子寬以告。子寬鄭大夫。子產曰何害苟利

社稷。死生以之。以用。且吾聞為善者不改其度。故能

有濟也。民不可逞度。不可改。度法。詩曰禮義不愆。何恤於人言。逸詩子產自以為為權。吾不遷矣。遷移。渾罕

曰國民其先亡乎。渾罕。子寬。○渾平聲。林國。君子作法於涼。其敝猶貪。涼薄。作法於貪。敝將若之何。言不可久。

行。姬在列者。在列國也。蔡及曹滕其先亡乎。偏而無禮。蔡

楚曹滕。鄭先衛亡。偏而無法。偏晉。政不率法而制於

心。民各有心。何上之有。渾罕譏之正道。

○冬吳伐楚。入棘櫟麻。棘櫟麻皆楚東鄆邑。譙國。鄆縣東北有棘亭。汝陰新蔡縣

春。秋。左。傳。卷。五。昭。公。

左傳

城轉到不可城以成一串此牽搭之妙也

○叙夏入細描寫意狀絕妙月半

此篇當合下篇為一首摠叙叔孫家禍本末以夢始以下終情事本聯結構尤非見坊刻有直分為二者有冷為一而刪去末段者皆未審于此支之章法者

齊作一節

東北有櫟亭。○鄧才河反。正義曰。以報朱方之役。此楚櫟亭鄭櫟邑乃河南陽翟縣。

朱方役在。楚沈尹射奔命於夏洧。夏洧漢水曲入江。今夏口也。吳兵在

此年秋。東北楚盛兵在。箴尹宜咎城鍾離。宜咎本陳大夫襄。東南以絕其後。二十四年奔楚。

遠啓疆城巢然丹城州來。然丹鄭穆公孫。襄十九年奔楚。疆其良反又居良

反。東國水不可以城彭生罷賴之師。彭生楚大夫罷。鬪韋龜城賴之

師。

○初穆子去叔孫氏及庚宗。成十六年辟僑如之。難奔齊。庚宗魯地。婦人使私為食而宿焉問其行告之故哭而送之。人

婦人使私為食而宿焉問其行告之故哭而送之。人

也。朱批

通篇作五大截讀起至其子長而後逆為一截乃叔孫家禍緣起昭子即位至四國順之為一截乃叔孫家禍結局中分兩大截由于丘猶至乙卯卒寫整牛。整牛禍叔孫子死後末一段追叙初生。占易以總結通篇段落最明整有法。第一截又分兩節且志之以上句句伏。及宜伯以下句句應去叔孫氏與不告。而歸相伏應私為食與獻以雉相伏應。娶國氏與子明取之相伏應生丙壬與。長使逆相伏應夢年與寵牛相伏應兩。號之日牛為眼目以牛為家禍之主故。伏應特詳其應前者又皆所以伏後也。摠之只是提清線索之筆。

開而適齊娶於國氏。國氏齊正。卿姜姓。生孟丙仲壬夢天厭。

已弗勝。穆子顧而見人黑而上僂。上僂肩僂。○僕力。寫出惡狀。號之日牛助余乃勝之且而。

皆召其徒無之。且曰志之也。及宜伯奔齊饋。之。宜伯僑如。穆子之兄。成十。六年奔齊。穆子饋宜伯。

先子宜伯先人。將存吾宗必召女召女何如對曰願之久矣。言兄始為亂已則有。魯人召之不告而歸既立。今日之願蓋念言。重又入夢。丙仲壬魯召之立為。所宿庚宗之婦人獻以雉。卿襄二年始見經。昭公。

所宿庚宗之婦人獻以雉。子。獻穆。生孟。在齊。生孟。在齊。生孟。在齊。

昭公

問其姓。問有子否。○女生。對曰：余子長矣，能奉雉而

從我矣。襄二年豎牛五六歲。夢之中，又占夢焉。馬出著迷。召而見之，則所夢也未問其名號

之曰牛。林試號其名曰牛。以驗所夢。夢極矣。因唯皆召其徒使視之，遂使

為豎。豎，小臣也。傳言有寵長使為政。為家。公孫明知

叔孫於齊。公孫明齊大夫子明也。與叔孫相親知。歸未逆國，姜子明取

之。國姜孟仲母。故怒其子長而後使逆之。子孟丙仲玉。逆其子當并逆

國姜正義謂非逆其妻，然則姜以田於上猶。上猶地名。遂

遇疾焉。豎牛欲亂其室而有之，強與孟盟不可。從已

逆之以上安頭，頭緒已畢。丘猶二句為近事提綱，下牛欲亂室又倒補前事，錯綜八妙。陸冠周案批

仲母。故怒其子長而後使逆之。子孟丙仲玉。逆其子當并逆

王餒叔孫以前偶後奇為段，落後三節阻路莽，誣舍軍遷西門以駭，腰鶴膠為

取邑止而一則以欲亂其室而有之，作摠領二則以使惡杜洩而去之，作摠領

章法真有若網在綱之妙也。前三節兩節以出入為眼目，一節以進

退為眼目，皆文字自成片段處。落字有成就之義，非以落血故有此

義也。又豎自豎落自落，又各別也。兩節對寫于兩起句，兩出入句都用整

對是參差中著整齊法。殺孟以鐘逐仲以環，恰作對仗奇事奇文。

殺孟已下十六字毛大可 朱批

孟不肯。叔孫為孟鐘曰：爾未際。際，接也。孟未與諸大夫相接見。饗大夫

以落之。以豕豬血彘鐘曰落。正義曰：說文：彘，血祭也。彘，廟之禮，雍人升屋，南面，刲羊，血流于前

蓋以血澆落。既具，使豎牛請日，入弗謁。請，請也。入，入謁也。弗，不也。

出命之日。及賓至，聞鐘聲，牛曰：孟有北婦人

之客。北婦人，國姜也。客謂公孫明。林蓋豎牛投穆子所忌，謂孟丙享公孫明以落鐘。怒將

往牛止之，賓出使拘而殺諸外。殺孟牛又強與仲盟

不可。仲與公御萊書觀於公。萊書，公御士名。仲與公

與之環。賜王使牛入示之。示，示也。入，入謁也。不，不也。示，示也。命，命也。佩，佩也。之，之也。牛，牛也。

謂叔孫見仲而何而何叔孫曰何為性牛曰不見既

自見矣言仲已自公與之環而佩之矣遂逐之奔齊夢耶醒邪

疾急命召仲牛許而不召杜洩見告之飢渴授之戈洩亦夢

杜洩叔孫氏宰也牛不食叔孫叔孫怒欲使杜洩殺之對曰求之而至又何去

焉言求食可得無為去豎牛蓋杜洩力不能去設辭以免補正傳氏曰牛寵任日久洩卒不料其惡

之至此未喻其意而云豎牛曰夫子疾病不欲見人求食可得無須去之

使實饋于介而退寬置也介牛弗進則置虛命徹寫

令空示若叔孫何不使婦人私為食耶十二月癸丑叔孫不食乙卯卒絕糧

一節單寫疾急三句是豎牛下法杜洩見為後三節作引是倒挿法王子右

●有豎牛便有杜洩若只一箇便單朝求之而至正指牛

杜洩憾叔孫之豎牛以致禍故言汝本自求之而至今又何用去之曲氏

凡寫豎牛種種變詐使人咋舌叔孫忠順一生乃亂一婦人遂為此牛所困甚

矣淫禍之不可不慎也如是或以初生筮易讒牛已定然不宿庚宗此牛何從而至君子之所以貴省躬弭變也號

牛勝天夢不信卜必信乎如是已上●惡如字作去說訛矣倪涵谷朱批

後三節以中節舍中軍為主經所書也首節蓋不以路末節葬自西門一係叔

帶一係南遺皆豎牛替身出頭謀去中軍則竟豎牛正身出臂前對季孫後

使告殯獨寫兩遍實主瞭然而都以杜洩為線索末更寫一助攻射自事只帶

補逐仲名仲文尾于本載不重牛立昭子而相之後文事無端先于此

倒挿一筆奇妙公使杜洩葬叔孫一葬字包乘路西門兩項在內舍軍事乃

橫插之筆

牛立昭子而相之昭子豹之庶子叔孫公使杜洩葬

叔孫賢牛賂叔仲昭子與南遺昭子叔仲帶也使惡

杜洩於季孫而去之憎洩不與杜洩將以路葬且盡

卿禮路王所賜南遺謂季孫曰叔孫未乘路葬焉用

之且冢卿無路介卿以葬不亦左乎冢卿謂季孫介

季孫曰然使杜洩舍路也舍置不可曰夫子受命於朝

而聘于王在襄二十四年王思舊勲而賜之路感其

以念其復命而致之君豹不敢君不敢逆王命而復

此事若分作兩半讀則前文原為叔孫豹卒作傳後文自為舍中軍作傳乃其傳豹卒也舍軍事即帶起于前文之尾其傳舍軍也葬豹事又夾叙于後文之中二子報讐附結于後昭子之立預伏于前分而為二合而為一于前則為先經始事于後則為後經終義錯綜串插亦足以觀斷續起伏之奇

賜之使三官書之吾子為司徒實書名謂季孫也書名定位號天子為司馬與工正書服謂叔孫也服車服之器工正所書孟孫為司空以書勲勲功也今死而弗以是弃君命也書在公府而弗以是廢三官也若命服生弗敢服死又不以將焉用之乃使以葬季孫謀去中軍豎牛曰夫子固欲去之誣叔孫以媚季孫牛仕於叔孫迨于此正三十四年

經甲五年春王正月舍中軍襄十一年始立中軍○善辭也非國史無以知舍軍為季氏專魯從祀為陽虎專季氏矣

楚殺其大夫屈楚殺其大夫屈

申書名罪之○公如晉○夏莒牟夷以牟婁及防茲來奔城陽平昌縣西南有防亭姑幕縣東北有茲亭○幕亡博反○秋七月公至自晉

○戊辰叔弓帥師敗莒師于蚡泉蚡泉魯地○蚡扶粉反○秦

伯卒無傳不書名未同盟○冬楚子蔡侯陳侯許

男頓子沈子徐人越人伐吳林越始見經而常壽過得稱人越驟強也通吳

以疲楚者晉謀之失也通越以困吳者楚謀之失也

傳五年春王正月舍中軍卑公室也罷中軍季孫稱左師孟氏稱右

師叔孫氏則自以叔孫為軍名正義曰襄十一年初作三軍十二分其國民三家得七公得五國民不

舍中軍於事為主于文則為實看其先安頓正事後交卸正文作法一絲不亂也因舍迦作寫得清晰特詳前事摠為

昭公

豎牛誣叔孫下註脚耳不重在註解里
公室三字

以書使告于墻穿落本傳繁而便手法
絕佳使告曰不註何人之言乃遙應
前夫子固欲去之明係豎牛所使也絕
妙暗接法

襄十一年作三軍至是四分公室季
取二孟各一而公家无与焉舍言秋

也若曰公將中軍今秋之云尔本臣奪
而曰君親本公祿而曰中軍春秋之辭

微婉正直游夏所以不能贊也直解
家氏鉉翁曰舍中軍非復為二軍乃

折三軍為四季氏有其二孟叔各有其
一而孟則闕以纘始立叔則豹寧婿未
安於位皆惟季氏所欲為舍作於前舍
舍於後變更軍制之罪見矣

盡屬公公室已是卑矣今舍中軍四分公室三家自
取其稅減已稅以貢於公國民不復屬公公室彌益

卑矣補正邵氏曰舍中軍毀三而為四也不曰作
四軍而曰舍中軍中軍季孫之所有也中軍既舍則

其勢不得不二不得不二則
毀中軍于施氏成諸臧
不得四此季孫之志也

季孫不欲親其議勅二家會諸
大夫發毀置之計又取其令名初作三軍三分公
室而各有其一三家各有

一軍家屬季氏盡征之無所入
叔孫
氏臣其子弟以父兄歸公正義曰以

父兄歸公者尊公室也孟氏取其半
復以子弟之半歸公按此則孟氏更優于叔孫

矣愚意當是不分父兄子弟直各取其半方見叔
孫但臣子及其舍之也四分公室季氏擇二簡擇取

弟之賢耳

汪氏克寬曰公羊以為復古穀梁以為
復正非也並朱批

葬鮮者遙接前乃使以葬受命于子叔
孫即承前告殯故智而來小人伎倆只
此而已

二子各一使叔孫齊于孟氏皆盡征之而貢于公
不令獨享令名也皆盡征之而貢于公

國人盡屬三家以書使杜洩告於殯告叔孫日子
家隨時獻公而已

固欲毀中軍既毀之矣故告杜洩曰夫子唯不欲毀

也故盟諸僖闕詛諸五父之衢皆在襄
十一年受其書而投

之投擲帥士而哭之痛叔孫叔仲子謂季孫曰帶受
命於子叔孫曰葬鮮者自西門不以壽終為鮮西門

鮮少也叔仲帶以此言告仲孫則季孫知豎牛餓殺
叔孫矣而不討者利其禍而已得專也按鮮陸無

音則少亦詩照季孫命杜洩命使從
反非多少義西門杜洩曰卿喪自

三節不是由色寫杜洩乃是極寫豎牛于無可簸弄處簸弄也故本截只以豎牛為起訖

帶遺皆許賂而獨取邑與遺以葬路楚鮮說皆不行遺特以助攻而酌之耳寫奸人操縱在目

●從縱同

第四截寫昭子討亂而二子得以報讐了結豎牛叔孫一索夫子斷語不論穆子豎牛而論昭子贊昭子而豎牛之當誅穆子之自取皆在其中矣史家有

朝魯禮也從生存朝吾子為國政未改禮而又遷之

也遷易羣臣懼死不敢自也自從既葬而行杜洩事畢仲

至自齊聞喪而來季孫欲立之南遺曰叔孫氏厚則季氏

薄彼實家亂子勿與知不亦可乎南遺使國人助豎

牛以攻諸大庫之庭攻神壬也魯城內有大庭氏之虛於其上作庫司宮射

之中目而死豎牛取東鄙三十邑以與南遺取叔孫

昭子即位朝其家眾曰豎牛禍叔孫氏使亂大從從

於亂服云使殺適立庶又披其邑將以赦罪披析也謂

另抽一人作結之法此類是也黃胸巷

連寫豎牛奸惡使人巨耐讀至此處乃撫掌稱快矣豎牛即為二子之子所殺故快又即見殺于昭子速殺之語乃

尤快也彼利其擁立而頓忘不共者對此能無愧死

以昭子作結如梨園之有團圓亦可以止矣然于首尾照應篇法終未克密故

重又倒叙初生以收拾全局固知此兩篇之當為一首也

●梨園之有團圓另出集說

末一截揔提五句以下逐句分應都就變文作解却換出三樣應法應為于禮點在于飛垂翼兩爻詞之前應將行餒死即點在君子行三日不食兩爻詞之內應讓入則言必讒也在爻詞下找

以邑與南遺昭子不知豎牛餓殺其父故但言其見罪罪莫大焉必速殺之豎

牛懼奔齊孟仲之子殺諸塞關之外齊魯界投其首

於寧風之棘上寧風齊地仲尼曰叔孫昭子之不勞不可

能也不以立己為功勞據其所言善周任有言曰為

政者不賞私勞不罰私怨詩云有覺德行四國順之

詩大雅覺直也言德初穆子之生也莊叔以周易筮

之行直則四方順從之離下坤之謙上謙明

夷初九楚丘下曰是將行行出而歸為

出應名牛則其名曰牛在爻詞外添出末又醒為子後句以收束將行歸祀掩抑少不終句以收束讒入餒死此不但總結本截乃所以摠結通篇也似此多端之文須得此重複之結始稱耳

日出陽谷至衡陽曰禺中近午也

淮南子

王或菴曰叔孫之夢作於未有牛之先楚邱之詞發於初有豹之後可謂幻奇怪誕 朱批

子祀奉祭以讒人入其名曰牛卒以餒死明夷日也

離為日夷傷日之數十 甲至 故有十時亦當十位自

王已下其二為公其三為卿 日中當王食時當公平

為卑人定為輿黃昏為隸日入為僚晡時為僕日昃為臺隅中日出闕不在第尊王公曠其位○晡布吳

反映田 日上其中 日中盛明 食日為二位 旦日為三位

變為謙謙道早退故曰明而未融故曰為子祀 莊叔卿

融日明未融故曰其當旦乎 故曰為子祀 也卜豹

為卿故知 日之謙當鳥故曰明夷于飛 離為日為鳥 離變為謙日

光不足故當鳥鳥 明而未融故曰垂其翼 於日為未

飛行故曰于飛 垂 象日之動故曰君子于行 明夷初九得位有應君

謙下之位故 當二在日故曰三日不食 且位在二又

將辟難而行 此七句又為下二層之冒 非食時故曰

三日 離火也艮山也離為火火焚山山敗 離艮合 於

不食 離火也艮山也離為火火焚山山敗 離艮合 於

人為言 良為 敗言為讒 故言敗 故曰有攸往主人

有言言必讒也 故主人有言言而見敗故必讒言 純

離為牛 易離上離下 離畜牝 世亂讒勝勝將適離故

曰其名曰牛 離焚山則離勝譬世亂則讒勝山焚則 離獨存故知名牛也豎牛非牝牛故不

初生而筮自以後祀為重故首尾凡說兩遍前為子祀虛說在點爻詞之前後為子後實說在解爻詞之後無不變者吾子亞卿也連上句不連下句正解不峻不廣之意末句少猶言畧有些不足正應發歎杜註欠明 又三日不食但應發字死字尚未出也故以不終找足 少字即前解字意亦可

此節以鄭為主。兩勞一會。事本不齊。而文法必截教令整。于汜甚遠也。于菟。汜畧近矣。于邢。則不過節其送女。所到而會。之耳。整為四于字。相形不堪。為下辱。晉伏幾矣。

一篇論斷文字。却先虛問虛答。一過然後實說。妙在實說後。一掉一結。仍收應。

謙不足飛不翔。謙道冲退。故飛不遠翔。垂不峻翼不廣。峻高也。翼

垂下。故不。故曰其為子後乎。不遠翔。故吾子亞卿也。知不遠去。

抑少不終。且日正卿之位。莊叔父子世為亞卿。位不足以終盡卦體。蓋引而致之。

楚子以屈申為貳於吳。乃殺之。貳生。以屈生為莫

敖。生屈。使與令尹子蕩如晉。逆女。過鄭。鄭伯勞子蕩

于汜。勞屈生于菟氏。汜菟氏。皆鄭地。晉侯送女于邢。子產

相鄭伯會晉侯于邢。巳。傳言楚強諸侯畏敬其使。

公如晉。即位而往見。自郊勞至于贈賄。往有郊勞。無矣。去有贈賄。

起處兩虛筆。何等細針密線也。以知字換却善字。又以儀字換却禮字。取明手快。犀利莫當。

提禮字三項。以政令為主。政令是本。守國得民是末。不能行其政令。自無以守國而得民矣。下三層分應。一頭兩脚以不知不圖不恤為界。畫前八句。貼政令。次四句。貼民。次三句。貼國。本文甚明。林

善前後蒙混。皆緣忽于段落照應之法耳。民之思莫在公也。則民不食於公家也。注非是。

民食于他。言四分公室。民皆仰食于三家。故思莫在公。正解失民。註謂魯君與民無异。句法巧。而于分應則訛矣。

結叔侯知禮。正是結魯侯不知禮也。而晉侯亦在言表矣。只一點便住。不更下。

三結

三結

禮揖讓。是禮。晉侯謂女叔齊曰。魯侯不亦善於禮乎。對曰。魯侯焉知禮。公曰。何為自郊勞至于贈賄。禮無違者。自難得。

何故不知對曰。是儀也。不可謂禮。禮所以守其國行其政令。無失其民者也。今政令在家。在大。不能取也。

有子家羈弗能用也。此助行。政令者一。語斷盡昭公一生。羈莊公玄孫懿伯也。奸大國之盟。陵虐小

國。謂伐莒。取邾。利人之難。謂往年莒。亂而取邾。不知其私。不自知。有私難。公

室四分。民食於他。他謂三家也。言魯君與民無異。正義曰。言公如民然。求食于他也。

思莫在公。不圖其終。無為公謀。終始者。為國君難。將及身不

昭公

註脚註脚即在上文也筆法亦緊與起

手相配是為呼應有神
俞寧世曰辨禮儀與子太叔對趙簡子
同彼說得大此說得切先儒謂言魯以
諷晉誠然 朱批

此是左傳第一首警快辯駁文字除反
起反結外中分三大段讀因楚王以屏
晉為得志故提一恥字反撲而入聖王
行禮至君亦圖之論理不可恥韓起之
下至數不濟論勢不可恥中間晉之事
君至不然奈何論情不可恥又前段泛
論晉後段切論兩人中間則從晉轉到
兩人為一篇之轉換似蜂腰格也
又看楚子語前後兩得志一貼晉虛說
一貼兩人實說聲勢亦照此發論不然

奈何以生泛論晉不可恥以下切論此
兩人不可恥而上段論晉却先透上卿
上大夫一筆以遞下下段論兩人仍說
到其餘遺守等以繳上兩截回環一片
然甚圓密

通篇大旨只在有倫故開手一直提出
就構字陪一禮字聖王一段先論禮之
重城濮一段正論構之要而所謂倫者
有其人也乃楚未有晉則大有人在
于是極言韓起羊舌肸宗族甲兵之富
強而終以遺守謀帥之義不濟未段煞
出無備收拾全文句句透快字字警醒
一氣讀之直如風發泉湧逐節讀之時
而正言時而反言既似放慢又似著急
聲情躍然洵傳神之筆

恤其所禮之本末將於此乎在在恤民而屑屑焉習

儀以亟言以習言善於禮不亦遠乎君子謂叔侯於

是乎知禮時晉侯亦失政叔齊以此諷諫

晉韓宣子如楚送女叔向為介鄭子皮子犬叔勞

諸索氏河南城皋縣犬叔謂叔向曰楚王汰侈已甚

子其戒之叔向曰汰侈已甚身之災也焉能及人若

奉吾幣帛慎吾威儀守之以信行之以禮敬始而思

終終無不復事皆可復行從而不失儀從順敬而不失威

不卑好註脚

道之以訓辭奉之以舊法考之以先王以先王之禮成其好度

之以二國度晉楚之雖汰侈若我何及楚楚子朝其

大夫曰晉吾仇敵也苟得志焉無恤其他今其來者

上卿上大夫也若吾以韓起為關不能辱晉只好以辱此二人為得以羊舌肸

為司宮志可笑足以辱晉吾亦得志矣可乎大夫莫對

遠啓疆曰可苟有其備何故不可恥匹夫不可以無

備況恥國乎是以聖王務行禮不求恥人朝聘有珪

珪以享享饗也類有璋類見也既朝聘而享見也臣

為信為君使執璋類他弔他彫二反

起手一設便作排句。度通體文勢而預為之稱也。觀道以訓辭。設楚王必欲見辱。此公亦另有一首妙文矣。楚處突發高論。全無情理。啓疆亦以詠諧應之。說來又好惱。又好笑也。順應一可字。便接連說兩不可字。以反撲為正。喝數語直領全神。

●王或菴曰。汰侈已甚。一句提起通篇。即序叔向一番正論。先為晉極地步。而後入楚。蓋楚王之氣凶。啟疆之力猛。凶猛之文。寬展而入。始不促也。朱批

小有述職。諸侯適天。大有巡功。天子巡守。設机而不

倚爵盈而不飲。禮也。質明而始行事。日幾中而後禮

成。非強有力者。弗能行也。故酒清人渴。宴有好貨。飲

以貨為禮。衣服。嬪有陪鼎。熱食為殮。陪加也。入有郊

車馬。在客所無。出有贈賄。去則贈之。禮之至也。國家之

勞。賓至逆勞。出有贈賄。以貨賄。禮之至也。國家之

敗失之道也。則禍亂興。城濮之役。在僖二

晉無楚備。以敗於邲。在宣十一年。言。邲之役。楚無晉

備。以敗於邲。在成十。自邲以來。晉不失備。而加以

禮重之以睦。君臣。物說主。是以楚弗能報。而求親焉。既獲姻

親。又欲恥之以召寇讎。備之若何。言何以。誰其重此

言怨。若有其人。恥之可也。謂有賢人以敵。若其未有

君亦圖之。晉之事。君臣曰。可矣。求諸侯而麇至。字新。麇羣

麇。丘隕其。薦亦與麇對。君親送之上。卿及上大

夫致之。猶欲恥之。君其亦有備矣。不然奈何。韓起之

下。趙成中行。吳魏舒。范鞅。知盈。五卿位在韓起之下。

趙武之子。吳。羊舌肸之下。祁午。張趯。籍談。女齊。梁丙

荀偃之子。春秋。昭公。羊舌肸之下。祁午。張趯。籍談。女齊。梁丙

●睦於楚也。陸氏。從送女句發論。故姻親薦女。以親為怨

凡作三處提撥。備之若何。誰其重此。重猶鎮撫之意。誰

字。即喝起人字。字字圓活。杜註言怨重

便矣。●曰字做謂字看。

君亦圖之。不然奈何。段段虛歇。留于末

段實煞。看他處處作反撲之筆。處處

提撥。傳字有一噴一醒之妙。

孫月峯曰。不然奈何四字。是急辭。截住

下。遂用急辭承。雖四皆字若排法。然是

逐項數說分兩遍又摠兩遍鋪張揚厲
寫得紙上岌岌震動真是神來
一段中連數二十餘人但見其空靈不
嫌其累墜讀絳縣老翁則第博士墜乎
其後今讀此文則點鬼簿走且僵矣

張駱輔驟苗賁皇皆諸侯之選也言非凡人韓襄再

為公族大夫韓須受命而使矣襄韓無忌子也為公族大夫須起之門子

年雖幼已任出使正義曰三年箕襄邢帶二人韓氏族

叔禽叔椒子羽皆韓起皆大家也韓賦七邑皆成縣

也成縣賦此節說羊舌略分末兩番四族銅鞮伯華叔向

世本以為別有季夙不知夙即虎也叔魚叔虎兄弟四人晉人若喪韓

起楊肸五卿八大夫五卿趙成以下八大夫祁午以

故又號輔韓須揚石石叔向子因其十家九縣韓氏

室一作家

毛大月日點綴札字餘波有情朱批

先結恥字後結構字應法勻而不板處
處有筆

以反撲起仍以反撲收索性反撲痛快
畫情病者為之起舞憂者為之破涕極
奇極妙之文

韓起叔向不無輕重但起句特提宣子
如楚送女則此事以起為主又單叙叔
向太叔問答則此文又以向為主今以
厚禮雙收而于叔向獨詳是回應起處
一段文字末又單以勞圍不見作結是

舌氏四而言十室舉人數也羊長穀九百長穀戎

其餘四十縣遺守四千計遺守國者尚有四千乘奮其武怒以報

其大恥伯華謀之伯華叔中行伯魏舒帥之伯中其

蔑不濟矣君將以親易怨失婚姻實無禮以速寇而

未有其備使羣臣往遺之禽以逞君心何不可之有

王曰不穀之過也大夫無辱謝還啓彊厚為韓子

禮王欲赦叔向以其所不知而不能言叔向亦厚其

禮韓起反鄭伯勞諸圍圍鄭地名辭不敢見禮也奉使君

回應起手一提句也。只此兩筆。賓主互用。輕重適勻。是何等精細。奈何鹵莽讀之。

三或巷曰。左傳自襄公以後。文字簡練。奇奧不及前。而浩瀚流轉。波瀾橫溢。過之已開。戰國西漢門戶。凡文字隨時升降。不能自作主張者。庸手也。不論入事之遠近。聞與見之異同。只有一副面具。以為文字者。亦庸手也。然則奈何。曰。因物為文。乃至文耳。

書奔書至。書數。三事連叙為一。然首尾點綴有解。而中無解者。即以叙事為解也。將執而歸之。待聞而伐之。其危可知矣。
●七月公至自晉。又見桓二年公至自

鄭罕虎如齊。娶于子尾氏。自為逆也。晏子驟見之。陳桓子問其故。對曰。能用善人民之主也。贊子皮却是。指點了桓子。謂授子產政。

夏。莒牟夷以牟婁及防茲來奔。牟夷非卿。而書尊地也。尊重也。重地。故書以名其人。終為不義。莒人愬于晉。愬。魯受牟夷。晉侯欲止公。范獻子曰。不可。人朝而執之。誘也。討不以師。而誘以成之。情也。為盟主而犯此二者。無乃不可乎。都。以字為句。開暇。乃歸。公秋七月。公至自

請歸之。閒而以師討焉。也。

唐。此又見公未還而季氏自受叛人也。孫氏曰。魯既受莒叛人邑。又敗莒師。其惡可知也。又見隱二年邾伐衛。本文

此為楚子伐吳作傳。中間却詳蹶由詞。合論文以吳為主。論事則以楚為主。故先以蹶由歸結中段。而重以懼吳待命。結楚子也。賓主互用。左氏定法。

通篇敘議兩屬。意則一綫。前以不設備而為吳敗。後以吳有備而不可入。則備之不可已也。得失瞭然。而蹶由一番妙論。不惟自免。蹶之不吉。且以諂楚子而作之師矣。末以禮也作斷。贊楚子而蹶由在其中已。

晉莒人來討。討受牟夷。不設備。戊辰。叔弓敗諸蚡泉。莒未陳也。嫌君臣異。故重發例。

冬十月。楚子以諸侯及東夷伐吳。以報棘櫟麻之役。役在四年。遠射以繁揚之師。會于夏汭。會楚子。越大夫常

壽過帥師。會楚子于瑣。瑣楚地。聞吳師出。遠啟彊帥師從之。從吳師也。遽不設備。吳人敗諸鵠岸。盧江舒縣有鵠尾渚。楚子

以駟至于羅汭。駟。傳也。羅。水名。吳子使其弟蹶由犒師。犒師。居衛反。楚人執之。將以豐鼓。王使問焉。曰。女卜來吉乎。

起處極寫楚師之盛。而反為吳敗。此駢至之所以盛怒而來也。刻本往往刪去。跌落中段。便無根而少力。

一本从朱申請行為句。引七年僅及哀十六年僅為証。按二事並与此僅意大異。恐非可証者。師知為句。

此篇不是曲折頓挫。不是廻環往復。乃是認得清。咬得定文字。千載忠臣含

笑入地。祇是此篇文字。爛熟于胸中。金孫月峯曰。社稷是十二語。尋常人說不出。此

分明不吉。却接口說個吉字。其所謂吉者。只在觀祭為備。一口噙定。以下操縱自如矣。文作兩半讀。前半又分兩層。一層虛引。一層實講。此是正說。後半亦分兩層。先就自己。揆進一步。又就對面推廣一步。乃是翻說。揆句句透。發一吉

對曰吉。寡君聞君將治兵于敝邑。卜之以守。龜曰余

亟使人犒師。請行以觀。王怒之疾。徐而為之。備尚克

知之。言吳令龜兆告吉。曰克可知也。君若驩焉。好逆

使臣滋。敝邑休怠。而忘其死亡。無日矣。今君奮

焉。震電馮怒。虐執使臣。將以囊鼓。則吳知所備

矣。敝邑雖靡。若早修完。其可以息師。難易

有備。可謂吉矣。且吳社稷。是卜豈為一人。使臣獲蒙

軍鼓。而敝邑知備。以禦不虞。其為吉。孰大焉。國之守

龜其何事不卜。一臧。否其誰能常之。城濮之

兆其報在邲。其效乃在邲。今此行也。其庸有報志

報楚意。乃弗殺楚師。濟於羅汭。沈尹赤會楚子。次於

萊山。遠射帥繁揚之師。先入南懷。楚師從之。及汝清

南懷汝清。吳不可入。楚子遂觀兵於城父之山。觀

也。是行也。吳早設備。楚無功而還。以蹶由歸。楚

子懼。吳使沈尹射待命于巢。遠啓彊待命于雩婁。禮

也。善有備。

字也。層層層快。華古互用之文。

一面籠絡。一面恐喝。未更將楚得意事。翻轉看。恰正搔着他癢處。便是越叫。他殺越不肯殺矣。此等文實為國策開山。然簡簡。終護前人獨步也。

唐錫周曰。古者兵交。便在其間。蹶由處。處咬定。使臣二字。劇有深意。

又咀華以城濮之兆。暗指宛春之執。亦甚明切。可補註疏所不及。朱批

歸震川曰。再从卜吉推進一步。朱批

應起作結。可謂經一失長一智矣。

禮也二字。盖日後年有二禮也之字。偶誤混也。且本文引此。儘無二字。

○秦后子復歸於秦元年景公卒故也終五稔之言

〔經〕乙丑六年春王正月杞伯益姑卒再同盟○林文公卒平公立○

葬秦景公○夏季孫宿如晉葬杞文公無傳○宋華合

比出奔衛合此事君不以道自取奔亡書名罪之○秋九月大雩○楚

遠罷帥師伐吳○冬叔弓如楚○齊侯伐北燕魯怨杞

傳六年春王正月杞文公卒弔如同盟禮也魯怨杞因晉取

其田而今不廢大夫如秦葬景公禮也合先王士弔喪紀故禮之

禮

兩事類叙弔如同盟註在經下大夫如秦註在經上只一倒順法

此一事兩議格以叔向論刑書為主士文伯從歸上又出一論只是餘意然亦帶定爭辟命頭緒歸一否則岐出不成章法矣

叔向語除首二句空唱外當作兩截讀每截又各有三層昔先王四句與今吾子七句對得失相形只作虛領民可任使一段與何辟之有一段對都說不為刑辟之得民知有辟至皆叔世也與民知爭端至終了之世數句對都說為刑辟之失以爭辟二字為主正論繫繫有典有則之文

先王重刑之意凡作三層洗發議事以制是臨時斟酌不可禁一層是詳其齊

三請

○三月鄭人鑄刑書鑄刑書於鼎以爲國之常法叔向使詒子產

書論遺也曰始吾有虞於子虞度也言準度今則已矣

已止子產以為已法昔先王議事以制不為刑辟懼民之有爭心也

臨事制刑不豫設法也猶不可禁禦是故閑之以義

法豫設則民知爭端猶不可禁禦是故閑之以義

閑防糾之以政行之以禮守之以信奉之以仁

也奉養也制為祿位以勸其從嚴斷刑罰以威其淫

淫放懼其未也故誨之以忠聳之以行教之以

務時所急使之以和臨之以敬泄之以疆施之於

民之方懼其未一層是端其道民之本
猶求一層又擇其慎刑之人最寫得詳
盡篤至也

先王一層先說事後說效三辟一層便
先說效後說事轉接處變動不拘

俞寧世曰刑之所禁者有盡禮之所防
者無窮子產本以權宜救時而叔向却
從源頭上立論一句一意精醇古雅評
者謂是酷吏傳刑罰志藍本誠然 朱批
民可使由不可使知即一刑辟必有
然者 陳氏

德詩作典邦箋云儀則式象法行女
王之常道又云儀法文王之更則天下
咸信而順之

林西仲曰民有爭心徵書不忌等語即
張乘崖以盜一錢管吏更云君能管我
不能殺我之說可謂推勘入微

豐者繁多之意易曰豐多故
馬氏曰政寬則糾之以刑蓋子產救
世本意漢法不寬崔寔作論志亦如此
万文一編

陳簡侯曰叔向持正子產行權各具
見 朱批

三肅

斷之以剛三折猶求聖哲之上明察之官上公王也

也忠信之長慈惠之師民於是乎可任使也而不生

禍亂民知有辟則不忌於上權移於法故並有爭心

以徵於書而徵幸以成之因危文以生爭緣徵幸以

弗可為矣帶起三亂政夏有亂政而作禹刑商有亂政而作

湯刑夏商之亂著禹湯之周有亂政而作九刑周之

為刑書謂三辟之興皆叔世也言刑書不起今吾子

相鄭國作封洫在襄三立謗政作上賦制參辟鑄刑

書制參辟謂用三代之末法正義曰三代皆取前
世故事制以為法子產亦采二代所聞見斷獄善
者以為將以靖民不亦難乎詩曰儀式刑文王之德

日靖四方詩頌言文王以德為儀式故能又曰儀刑

文王萬邦作孚詩大雅言文王作儀法如何辟之

有信言詩唯以德典民知爭端矣將弃禮而徵於書

徵書為錐刀之末將盡爭之錐刀末亂獄滋豐賄賂竝

行終子之世鄭其敗乎對叔世聞之國將亡必多制數改

其此之謂乎復書曰若吾子之言復報也正義曰

春秋左傳

卷五 昭公

宣

一世字。對上兩世字。見不能效法先王。但終吾世。以叔世之治治之已耳。一筆寫出無限苦衷。却不許竹刑鼓鑄。一筆人藉口。

未段雖餘意。然起處提筆。不令一字落空。并三月字。亦都有關照。周到之極。一行中連寫六火字。與通篇頗寫五爭辟字。章法亦相配也。

只從一加字。寫出數層轉折。兩番都用。抉進一層筆法。前云免討。不求。既後云。

之言。僑不才。不能及子孫。吾以救世也。既不承命。敢

忘大惠。以見箴戒為惠。士文伯曰。火見鄭其火乎。火心星。周五月昏見。

火未出而作火。以鑄刑器。刑器。鼎也。藏爭辟焉。火如象之

不火何為。象類也。同氣相求。火未出而用。相感而致災。服云。在器故稱藏也。

○夏季孫宿如晉拜莒田也。謝前年受牟夷邑不見討。晉侯享之。

有加。邇。邇。豆之數。多於常禮。武子退。使行人告曰。小國之事大

國也。苟免於討。不敢求貺也。貺。賜也。得貺不過三獻。周禮大夫

三。今豆有加。下臣弗堪。無乃戾也。懼以不堪為罪。韞宣子曰。

寡君猶未敢是何等刻斲。

免討承拜莒田說。落猶未敢。即接寡君為禮說。落有加起。微加止。兩段各點一加字。章法句密極矣。

此等假冠冕。伴小心。與有儀以尊者。可謂是君是臣。

此篇先察後斷。却用由賓入主法。柳潛合比而華亥為微。不可連叙。却將合比奔衛結過。而以華亥另提重叙。最是實主段落分明處。尤西生 朱批

公使視之。公使視之。兩段中。以對句作結。即盟北郭矣。聞之久矣。文詞亦相

寡君以為驪也。以加禮致驪心。對曰。寡君猶未敢。未敢當此加也。正

義曰。魯侯爵。禮當七獻。今但有加。未過七獻也。而寡君猶未敢當。謙耳。況下臣君之

謙也。敢聞加貺。固請微加。而後卒事。晉人以為知禮。

重其好貨。其好貨。其好貨。其好貨。

宋寺人柳有寵。有寵於平公。大子佐惡之。華合比曰。我

殺之。欲以求媚。大子。柳聞之。乃坎用牲埋書。許為盟處。而告公曰。

合比將納亡人之族。亡人。華臣也。襄十七年奔衛。既盟于北郭矣。

公使視之。有焉。遂逐華合比。合比奔衛。於是華亥欲

準乃合傳遺範也

女為丈夫則不當恬然若此一說
女夫也句呼微使夫賤之

寫出爾及爾只用空筆引詩亦只將長
字一點輕快為送無比

杜莊傳言叔向知禮是此篇以下載為
主弗逆乃逆一番議論情事已領于起
手報韓子也一輩之中特以挿叙弗疾
過鄭有禮故作此斷而復起之格耳然

春秋左傳

卷三

代右師亥合比弟欲乃與寺人柳比從之徵曰聞

之久矣開合比欲公使代之代合比見於左師左師

左師曰女夫也必亡未謂女喪而宗室於人何有人

亦於女何有言人亦不詩曰宗子維城毋俾城壞毋

獨斯長詩大雅言宗子之女其長哉為二十年華

六月丙戌鄭災終士文伯之言

楚公子弃疾如晉報韓子也報前年過鄭鄭罕虎

公孫僑游吉從鄭伯以勞諸相辭不敢見不敢當國

兩項連寫亦見弄疾自是可人而晉之
所以待之者喜無笑人之謂也蓋事別
而孤自連矣

平叙四見詳略整錯變化有法

恩音濕擾也

鄭康成曰恩辱也杜訓从小尔正補惠

欽往上段以下另闢一境最有峰迴路
轉之致三卿筆云唐荆川未批

鄭三卿皆知其將為王也本是結上却
已動下無寧以善人為則本是陪下却
又映上字字圓澈

三篇

春秋左傳

卷三 昭公

三

鄭固請見之見如見王見鄭伯如見楚王以其乘馬

八匹私面私見見子皮如上卿如見以馬六匹見子

產以馬四匹見子大叔以馬二匹降殺禁芻牧採樵

不入田不犯不樵樹不采蕪蕪種不抽屋不強勾誓

曰有犯命者君子廢小人降君子則廢黜不得居位

服云抽抽三句有精神舍不為暴主不恩實恩患往來如是鄭三卿

皆知其將為王也東賓轉主韓宣子之適楚也楚

人弗逆公子弃疾及晉竟晉侯將亦弗逆叔向曰楚

不當效辟。但當作則。兩意本對說。文于上層從我而已。先透作則。一筆下層則人之辟。到抱效辟。一筆遂令兩對串通。為一。又效辟提在首民。則煞在尾中。引詩書卒對章法。參差中。最整齊也。

懼叛伐徐。寫得遠洩極其無罪。敗師獲尹。寫得楚人極其有罪。至末一筆。點出歸罪二字。而其案已伏于師。豫章而次于乾谿。兩句之中矣。此不待斷而自了。然者也。絕妙手法。

辟我表辟邪也。表正也。若何效辟。詩曰：爾之教矣。民胥效矣。

詩小雅言。從我而已。焉用效人之辟。書曰：聖作則。逸上教下效。

則法。無寧以善人為則。無寧。此二句。方是引書正意。而則人之辟乎。匹夫為也。

善民猶則之。况國君乎。晉侯說乃逆之。傳言叔向知禮。

○秋九月大雩旱也。

○徐儀楚聘于楚。儀楚。徐大夫。楚子執之。逃歸。懼其叛也。

使遠洩伐徐。遠洩。楚大夫。吳人救之。令尹子蕩帥師伐吳。

師于豫章。而次于乾谿。乾谿。在譙國城。父縣南。楚東竟。吳人敗其師。

於房鍾。房鍾。吳地。獲宮廡尹弃疾。廡。韋龜之父。子蕩歸罪於遠洩。而殺之。歸罪於遠洩。不以敗告。故不書。

○冬叔弓如楚。聘且弔。敗也。弔。為吳所敗。正義曰。言弔敗者。本自為聘聞。敗因弔之。故曰且也。

○十一月齊侯如晉。請伐北燕也。告盟。士句相士鞅。

逆諸河禮也。士句。晉大夫。相為介。得敬逆來者之禮。晉侯許之。十二月

齊侯遂伐北燕。將納簡公。簡公。北燕伯。晏子曰。不入。三年出奔齊。

燕有君矣。民不貳吾君。賄左右。諂諛作大事。不以信

此節連下齊平傳讀。此處字字伏下篇。句句應是一篇。先斷後察文字奇。

句弓全正恐弓訛

襄廿四年仲孫羯帥師侵齊廿五年春齊崔杼帥師伐我北鄙

對孫媯如齊結平也

未嘗可也為明年暨齊平傳。士句一作王正。學者皆以士句是范宣子。即士鞅之父。不應取其父同姓名人以為介。王元規云。古人質口不言之。何妨為介。按士文伯是士鞅之族。亦名句。無妨今相范鞅即文伯也。然文伯名古本亦有作正者。

經丙七年春王正月暨齊平暨與也。燕與齊平。前年冬齊伐燕。間無異事。故不重言燕。從可知。暨其器反。林平不書。必關天下之大故。而後書。是故昭定而下。春秋多罪齊。書伐衛。逐伐晉。同圍齊。襲莒。暨齊平。盟于鹹。次于伍氏。皆特筆也。夫子曰。齊景公有馬千駟。死之日。民無德而稱焉。蓋不予齊也。

○三月公如楚。○叔孫媯如齊涖盟無傳。公將遠適。楚故叔孫如齊尋舊好。媯救略反。又音釋。

○夏四月甲辰朔日有食之

是時昭公結婚強吳外附荆楚其子齊平無汲汲之意乃齊求於魯而許之平也胡使

劉氏敞曰。傳云齊求之者。以指齊與魯為平也。其下乃云癸巳齊侯次于。燕人行成。若齊已與燕平。無緣更進次。而燕乃行成。且齊侯伐燕。燕入賂之。則傳當云燕求之。經當云與燕平也。自昭公即位以來。未嘗與齊通好。此年三月。叔孫媯如齊涖盟。此則與齊平之驗。燕人說有理。但自昭即位未嘗通好者。未為當也。例修旧好。未云平也。宜以襄廿四年廿五年侵齊伐齊為記。癸巳以下。直接前年。傳癸字上。宜加一。左氏非誤。杜氏誤也。此誤蒙前齊侯伐北燕為一事也。邢

○秋八月戊辰衛侯惡卒元年大夫盟于號。林襄公卒。子靈公元立。

九月公至自楚。○冬十有一月癸未季孫宿卒。○十

有二月癸亥葬衛襄公

傳七年春王正月暨齊平齊求之也齊伐燕。燕人賂之。反從求乎。如

晏子言。正義曰。下文久次而不行。直接前傳。即是求之之狀。燕知其意而行成耳。癸巳齊侯次于

號號燕。燕有君不貳。燕人行成曰敝邑知罪。敢不聽命。先君之敝

器請以謝罪。敝器。瑤。玉櫝之屬。公孫皙曰。受服而退。俟爨而

動可也。應未嘗可也。樞齊大夫。二月戊午盟于濡上。濡水出高陽縣東。北至河間鄭縣入

●癸己齊侯次于號。孫本

●黃仲奕曰春秋各平皆非善者也鄭人來各平結魯以歸宋也及齊侯平皆及鄭假以為利也豈齊平三家所欲也及齊平及鄭平結叛首也朱批

此亦辯駁文字作三段讀首段見人各有臣通到執字次段見古人皆執仍縮到臣字末段直以盜目王一篇正論却以諷刺隱語作結出入意表尤妙在王亦以隱語戲語答之風致絕佳

前半以臣字作骨後半以盜字作骨論臣則連自亦算做君論盜則連王亦算做盜皆絕倒語妙文末有不首尾相配者

起手一行只作一引故後無照應然一國兩君與誰非君臣人有十等一語未

嘗不相映有情

王將飲酒後亦無應筆却不知正為末段戲語伏脈當于言外得之

數十臣前有額筆後有補筆極有間架

易燕人歸燕姬嫁女與賂以瑤璫玉櫝竿耳不克而

水結將納商公齊侯記夏日醜殷曰竿周曰爵鄭註竿畫禾稼也

○楚子之為令尹也為王旌以田析羽為旌王旌游至於軫正義禮

緯云天子旗九及曳地諸侯七及齊軫大夫五及齊較士三及齊首直作通逃主

一國兩君其誰堪之及即位為章華之宮納亡人以

實之章華南郡華容縣○芊于付反斷音短正義日芊是草名哀十七年陳有芊尹蓋皆以草名

官不知無字之闖入焉有罪亡入無字執之有司弗

與王有日執人於王宮其罪大矣執而謁諸王執無字也

一句連讀無字已得間矣

王將飲酒遇其無字辭曰天子經畧經營天下畧有

諸侯正封封疆有古之制也封畧之內何非君土食

土之毛誰非君臣何死于此開此四語便寓詭諧矣

看大夫臣士故詩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

以下自明莫非王臣故詩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

所以事上上所以共神也故王臣公公臣大夫大夫

臣士士臣阜阜臣與與臣隸隸臣僚僚臣僕僕臣臺

馬有圉牛有牧養馬曰圉養牛曰牧環齊要畧云自營為公八公為公言正無私也大

詞語剴切。心直不阿。是以愧服。灵王之心矣。所謂法語之言。能無从者。其斯之謂乎。揚道實。

將焉執之。姑問之。無乃闕乎。無乃不可乎。叠詰之。盜有所在。則直刺之。行文由寬而緊。不突又不竭也。

將亡字引出盜字。將盜字轉出盜有所在。在妙意層吐。有春山出雲之樂。

本只注意盜有所在。一句因不好便說。先透個與盜同罪。却將王事之闕縮住。再透個通逃。主又將則紂不可縮住。然後輕輕批二文之法。將盜有所在。如畫龍點睛一點便活。所以能解楚子之願。而答之戲也。否則自來無此。唐突諫臣。又安得有此。唐突文字耶。

盜有所在矣。蓋謂如置盜自有所宜也。盜有寵。蓋謂餘盜則我所寵也。言而臣以令他盜也。由無字之直言不忌乎。當必不至斥王為盜矣。

一句答他臣字。一句答他盜字。只此二筆。其收應又何密也。而臣妙爾之臣也。亦尖冷語。

謂若飲也。非糸。也。

此篇為公如楚作傳。先叙啓疆臣能得魯君語。及來召之辭。以見公之如楚。出于不得已也。夢襄公祖道其勉強可知。以不能相儀者為介。又可見此行之殊。

夫者。夫之言扶也。大能扶成人也。士者。事也。言能理庶事也。服虔云。阜造也。造成事也。輿衆也。佐阜舉衆事也。隸隸屬于吏也。僚旁也。共勞事也。僕僕豎主藏者也。臺給臺下微名也。按說文。人古私字。八古背字。以待百事。今有司曰。女胡執人於王宮。將焉執之。

周文王之法。曰有亡荒閱。荒大也。閱蒐也。有亡人當大蒐其衆。所以得

天下也。吾先君文王。楚文王。作僕區之法。僕區。刑書名。區。烏侯反。

又如字。服云。僕隱也。區。曰盜所隱器。隱盜所與盜得器。

同罪所以封汝也。行善法故能啓。疆北至汝水。若從有司。是無所

執。逃臣也。逃而舍之。是無陪臺也。言皆再頓住。下再將逃。王事無乃闕

乎。昔武王數紂之罪。以告諸侯。曰。紂為天下逋逃主。

萃淵藪。萃集也。天下逋逃悉以紂為淵藪。集而歸之。林亡人歸紂。如魚集于淵。獸集于藪也。

故夫致汝焉。人欲致死討紂。君王始求諸侯。而則紂無乃不

可乎。若以二文之法。取之盜有所在矣。言王亦王曰。

取而臣以往。往去也。盜有寵。未可得也。盜有寵。王自謂為葬靈。王張本。

遂赦之。赦無字。

楚子成章華之臺。願與諸侯落之。官室始成。祭之為落。臺今在華

容城內。正義曰。雜記。廟成則釁之。路寢成則考之。而不釁。鄭註。不神之也。考則盛食以落之。按不釁似

帥帥矣

叙魯事却叙楚語于前。史家往往甚愛乙文不欲另傳。即寄于甲傳中也。孟僖事亦附叙之。例然此數語要當載公至自楚篇之首乃得上。

前一能字末兩不能字相映處正見楚強魯弱啓疆之所以侈口名公也。如此看無一字閒。

啓疆語委婉曲折。摠以蜀盟爲口舌。凡四點蜀字爲一篇之線索。後半頻點祖道行不行及兩不能皆暗與之相配。成片段也是一首極清極轉文字。

公衡成公之子。
曰字無謂恐有誤。孫本一味要却呼喝。孫評

春秋左傳

卷三

三

無祭而言祭之爲落者以其言落必是以酒澆落之雖不如以血塗廟亦當祭神雷之神以安之也。大

宰遠啓疆曰臣能得魯侯遠啓疆來召公辭曰昔先

君成公命我先大夫嬰齊曰吾不忘先君之好將使

衡父照臨楚國鎮撫其社稷以輯寧爾民嬰齊受命

于蜀。蜀盟在成二年。奉承以來弗敢失墮而致諸宗祧

言奉成公此。日我先君共王引領北望日月以冀

朝。傳序相授於今四王矣。四王共康邾。嘉惠未至唯

襄公之辱臨我喪。襄公二十八年。孤與其二三臣悼

如楚臨康王喪。

心失圖。在哀。社稷之不皇況能懷思君德。皇暇也言

不。今君若步玉趾辱見寡君。此足。寵靈楚國以信蜀

之役致君之嘉惠是寡君既受貺矣何蜀之敢望。但

如蜀復有質子。其先君鬼神實嘉賴之豈唯寡君

君若不來使臣請問行期。問魯見。寡君將承質幣而

見于蜀以請先君之貺。請問也。公將往夢

襄公祖。祖祭道神。師古曰黃帝子累祖好遠遊。卒

山曰輒犯之者封土爲山象以善芻棘柏爲神主。既

祭以車櫟之而去。喻無險難也。詩云取蕤以輒謂諸

行期會期也。勝

受命于蜀句作提以下分作兩層而每層各有兩意前一層未至者固不能忘辱臨者又不等數曲說得妙後一層君若來則不敢望蜀以要盟若不來則必將見蜀以請貺恐喝得妙參差中極整齊也。

左傳

春秋左傳

卷三

三

春秋左傳

卷三

三

公如楚三字為上下文樞紐。上事必得此句為結。下事又必得此句為起。故不能割而誤連之耳。

此條作兩截讀。然前云魯衛惡之。後云自取謫于日月之災。恐晉亦未必能免也。意在言外。惡。說畏惡之。惡意猶曰忌之。尔。注。

侯也。天子以大夫用酒脯。梓慎曰：君不果行，襄公之適楚也。夢

周公祖而行。今襄公實祖君，其不行，子服惠伯曰：行

先君未嘗適楚，故周公祖以道之。襄公適楚矣，而祖

以道，君不行，何之？三月，公如楚。鄭伯勞于師之梁。鄭

門。孟僖子為介，不能相儀。孫獲。及楚，不能答郊勞。

為下僖子病不能相禮。張本。

夏四月甲辰朔，日有食之。晉侯問於士文伯曰：誰

將當日食？對曰：魯衛惡之。受其衛大魯小。公曰：何故

前云去衛地如魯地是論數。後云國無政不用善是論理。一曰受一曰取。兩相對而意實相承。中間引詩恰作上下轉。極絕妙章法。茅子純。朱批。

魯將上卿乎。乎字承上省之。將語詞也。

引詩作問語亦一變調也。

魯衛說四遍。政字說三遍。分三項皆相配。處處各適均。

三精

對曰：去衛地如魯地。衛地豕韋也。魯地降婁也。日食

故禍在衛大。在魯小。周四月。今二月。故日在降婁。

正義。周禮保章氏以星土辨九州之地。鄭註：寅。析木

燕也。卯。大火。辰。壽星。鄭也。巳。鶉尾。楚也。午。鶉火

周也。未。鶉首。秦也。申。實沈。晉也。酉。大梁。趙也。戌。降婁

魯也。亥。奴。衛也。子。玄枵。齊也。丑。于是有災。魯實受

之。災發於衛而。其大咎其衛君乎。魯將上卿。侯卒十

孫宿卒。公曰：詩所謂彼日而食于何不臧者何也。感

食而。對曰：不善政之謂也。國無政不用善則自取謫

于日月之災。故政不可不慎也。務三而已。一曰

春火三傳

卷三 昭公

三

杞田不盡歸季孫隱占必多此番來治獨以成塞分明做別人不著此謝息之所以必故斬之而季氏之所以必故索之也至以桃易成又益萊柞則桃薄于成觀公斂陽無成是無孟氏之說而可知已謝息言前而意盡季孫意餒而詞曲謝語先理而後情季語先害而後利國策蓋源于此種矣季語以不如與之句為關樞上是魯之害下是孟之利未用雙收筆最圓到種矣已上李渭清朱批治杞守成起結凡作兩層提應章法明整

擇人擇賢 二日因民因民所利 三日從時順四時之所務

晉人來治杞田前女叔侯不盡歸今公適楚晉人恨故復來治杞田 季孫將

以成與之成孟氏邑 謝息為孟孫守不可謝息傳曰

人有言曰雖有挈鉞之知守不假器禮也挈鉞汲者喻小知為

人守器猶知 夫子從君而守臣喪邑夫子謂孟僖也 雖

不以借入 吾子亦有猜焉言季孫亦將疑我不忠 季孫曰君之在楚於晉

罪也言晉罪君 又不聽晉魯罪重矣晉師必至吾無

以待之不如與之閒晉而取諸杞侯晉閒隙可 吾與

● 設論文机全与戰國相似但鍊縱法稍異耳 孫評

惜不記其名所謂一部好鬚者耶

● 鬚去唇故頰旁長毛 四字通

語語稱賀却語語恐喝此等文亦國策之藍本也 國策于賀下添却一語語快而未免痕迹此則弔即藏于賀中尤隱秀有餘味 邵袁三 朱批

子桃魯國卞縣東 成反誰敢有之是得二成也魯無

憂而孟孫益邑子何病焉辭以無山與之萊柞萊柞

柞子洛 乃遷于桃謝息 晉人為杞取成不書非

○ 楚子享公子于新臺章華 使長鬚者相鬚鬚也欲先

力輒反 正義吳楚之人 好以大屈宴好之賜大屈

日楚子享魯侯于章華之臺與大曲之弓賈賈

之遠啓疆聞之見公公語之拜賀公曰何賀對曰齊

與晉越欲此久矣寡君無適與也而傳諸君君其備

設公不語啓疆言。必當費辭。戰國人一見便覺巧拙。故後來居上矣。

此篇兩截。與奔疾報聘格法相似。但彼處叙議各片。此則皆係子產之言。微不同耳。子產聘晉。似單爲歸田而來。實能一論。不過因私問附及。觀結處待爲韓宣子完局。可以得此文之實主矣。前半兩點。韓子便爲後半作引。後半凡五點。宣子線索甚明。

實沈篇直問何神。故只須直叙。此驚問厲鬼。便應先作一解。此相題行文耳。然論章法。則歸田語謙和。另是一種辭氣。故此處亦預作周旋語。以配之。蓋筆

墨各有臭味。不如此不免有背膺相判之訛矣。

此下三夏。俱子產聘晉時所論說。因而帶叙。孫評

爲豐氏歸田。本不重爲豐謀。而重爲國謀。其意以敵國爲辭。未免過于畏葸。看他其子做個話頭。說到疆場之言。只是將微邑作伴。說委婉曲折極矣。

分。明說得怕人。如仍歸。詳到。負上。詳甚。朱批。禦三鄰。言齊晉越將。慎守寶矣。敢不賀乎。公懼乃反。

傳言楚靈不信。所以不終。

鄭子產聘于晉。晉侯有疾。韓宣子逆客私焉。私曰。

寡君寢疾於今三月矣。竝走羣望。皆走往祈禱。有

加而無瘳。今夢黃熊入于寢門。其何厲鬼也。對曰。

君之明子爲大政。其何厲之有。昔堯殛鯀于羽山。羽

在東海祝。其神化爲黃熊。以入于羽淵。實爲夏郊。三

代之。鯀禹父夏家郊祭之。歷殷周二代。又通在羣神之數。并見祀。熊亦作能。三足鼈。以獸非

入水之物也。而說文及字林皆云。能熊屬。足似鹿。今東海人祭禹廟。不用熊白。及鼈爲膳。豈鯀化爲二物乎。語。語。世情。晉爲盟主。其或者未之祀也乎。言周衰。晉爲盟主。得佐天子。祀羣神。

韓子祀夏郊。晉侯有間。賜子產莒之二方鼎。

方鼎。晉子產爲豐施歸州田於韓宣子。豐施鄭公孫

所貢。晉以州。曰。日君以夫公孫段爲能任其事。而賜之州

田。今無祿。早世。不獲久享君德。其子弗敢。有不敢以

聞於君。私致諸子。宣子辭。子產曰。古人有

言曰。其父析薪。其子弗克負荷。荷。擔也。以微。施將懼

言曰。其父析薪。其子弗克負荷。荷。擔也。以微。施將懼

政盡善之支

州田久為韓子所食但初言碍手不便
啓齒耳子產明眼觀破便何句為他語
地步私致諸子晉子取州與論厲鬼同
一老世事語也妙絕 施尚白 朱批
子為大政吾子為政兩句乃上下截關
照語不得略過

此篇先敘後議敘處極其奇特議處極
其精微通體似以前奇後偶立格然公
孫洩只是陪客故敘議皆只輕寫而首
尾全重伯有也乃其理則互相發矣

唐錫周陽前牛畫鬼工絕後半談鬼精
絕前半畫鬼筆筆凌空妙在極變幻後
半談鬼筆筆沉著妙在極平常

起句乃是國人愈懼下文字然移之于
後而以或夢從頭順叙則同此數語而

三蕭

不能任其先人之祿其況能任大國之賜縱吾子為

政而可後之人若屬有疆場之言敝邑獲戾恐後代

將以鄭取晉邑而豐氏受其大討吾子取州是免敝

邑於戾而建置豐氏也敢以為請傳言子產宣子受

之以告晉侯晉侯以與宣子宣子為初言病有之初

謂與趙文此巧于受州者也以易原縣於樂大心樂大心宋大夫原

鄭人相驚以伯有曰伯有至矣則皆走不知所往

襄三十年鄭殺鑄刑書之歲二月在前或夢伯有介

而行介申曰壬子余將殺帶也孫云當是鬼前知帶段死期以恐國人

明年壬寅余又將殺段也公孫段豐氏黨壬寅此年

氏當言駟氏黨及壬子駟帶卒國人益懼齊燕平之

月此年壬寅公孫段卒國人愈懼其明月子產立公

孫洩及良止以撫之乃止公孫洩子孔之子也襄十

子也立以為大夫九年鄭殺子孔良止伯有子大叔問其故子產曰鬼有所歸

乃不為厲吾為之歸也子孔不為大叔曰公孫洩何為

復立子產曰說也為身無義而圖說伯有無義以妖

鬼故立之恐惑

春秋左傳

昭公

卷三

一奇一庸不音響壞文章死生只於落筆爭先後也。作文全要起得得勢得神此為第一。

鍾伯敬曰。即此一事。大道理。大機權。皆在其內。不媚不信四字。至圓至捷。至深。

朱批 作玉健

●傳氏曰。左氏所謂魄。不專指形而言。如下文所云。魂魄能憑依於人。及前所云。奪伯有魄。皆非形也。說文曰。魄。明神也。勻昏曰。魂。神也。阳也。氣也。魄。精也。門也。形也。則形。六可。以言魄。而魄。則不可。以訓形矣。昭廿五年。宋樂祁曰。心之精爽。是謂魂魄。補心。

●物。謂奉養之物。既。

民并立洩。使若自以大義存誅絕之後。從政有所反。者。以解說民心。說如字。又始銳反。民不可使知之。故治政或當反道以求。之以取媚也。媚於民。言從政本有常道。今反之。以

順民。不媚不信。不信民不從也。及子產適晉。趙景子問焉。曰。伯有猶能為鬼乎。子產曰。

能人生始化曰魄。既生魄。陽曰魂。之靈為魄。謂初生之時。耳目心識手足運動。啼呼為聲也。附氣之神為魂。謂精神性識漸有所知也。魄在前。而魂在後。魂雖俱是性靈。但魄識少。而魂識多。孝經說云。魄。白也。魂。芸也。形有體質。取明白為名。氣唯噓。吸取芸動為義。尋形以知氣。故用物精多則魂先。魄而後魂。其實並生。無先後也。

精多者更若何。魄強。物權勢。林居移氣。故是以有精爽。至於神明。爽。明也。林。精者。神之未著。爽者。神之未融。是以積精而至于神。積爽而至于明。匹夫匹婦。強死其魂魄。猶能馮依於人。以為淫厲。婦賤。况良霄我先君穆公之胄。子良之孫。子耳之子。敝邑之卿。從政三世矣。抑諺曰。葛爾國。而三世執其政柄。其用物也。弘矣。其取精也多矣。族又大所馮厚矣。而強死能為鬼。不亦

前云鬼有所歸。乃不為厲。至所以為鬼者。尚未說破。故須此處透發始足。

連寫四之字。三其字。四矣字。筆氣與起手一段相配。此照應之以神。不以形者。一篇說鬼文字。前半處置何等合宜。後半註解何等明白。不作模糊。扭捏見識。子瞻強人。未必過於此樂也。

前云鬼有所歸。乃不為厲。至所以為鬼者。尚未說破。故須此處透發始足。

相尚以奢。價所不言。附注

●姜炳璋曰。子產為政九年。強族猶至相殺。可見治邦之難。韓宣志在陸渾。而于命殺人者使之从政。此小人愛人以姑息。壞法亂常之象也。子產以免死為惠。而不請誅朔者。亦親親之故也。朱批

口口不敢擇位。不敢求位。而古制本官。明明說個光景與他。而一聽其所實。是極善說人情。討分上者。

古之制也。朔于敝邑。提束順逆。交接有

宣乎。傳言子產

○子皮之族飲酒無度。相尚以奢。相困以酒。故馬師氏與子皮

氏有惡。馬師氏。公孫鉏之子。罕朔也。襄三十年。馬師氏出奔。公孫鉏代之為馬師。與子皮俱同一族。

齊師還自燕之月。在此年。罕朔殺罕魍。魍。子皮弟。罕朔奔晉。韓

公孫鉏。子展之弟。展生子皮。鉏生罕朔。罕朔奔晉。韓朔是子罕之孫。與魍乃從父昆弟也。

宣子問其位於子產。問朔可使。子產曰。君之羈臣苟

得容以逃死。何位之敢擇。卿違從大夫之位。謂以禮

罪人。以其罪降。罪重則降多。古之制也。朔於敝邑。亞

法。何位敢擇。又敢求位。句法順逆起結。有法。摠于整得變故佳。

此篇是兩事類敘體。晉如衛。且反威。田周如衛。且追命襄公。事本一對。而一從晉。一邊說入。一從衛。一邊說入。則變前兩事用倒承。後兩事用順承。則又變一反田之故。叙于前一追命之詞。叙于後。則又變分明以議論包敘事。一順。一倒。為章法者。起處。車提。衛襄公卒。一筆便藏下兩大

大夫也。其官馬師也。大夫位。馬師職。獲炭而逃。唯執政所實

之得免其死。為惠大矣。又敢求位。宣子為子產之敏

也使從。變大夫。為子產故。使降一等。不以罪降。林

下大夫是。但降一等。

○秋八月。衛襄公卒。晉大夫言于范獻子曰。衛事晉

為睦。睦。和也。晉不禮焉。庇其賊人而取其地。賊人。孫林

也。林謂襄二十六年。晉疆戚田。取懿氏邑六十。以與林父。故諸侯貳。詩曰。鷓鴣

在原。兄弟急難。詩小雅。鷓鴣。離渠也。飛則鳴。行則又

節情事左氏最是提筆處有作意

反田則口口兄弟追命則口口先王是
一首親親文字

曰死喪之威兄弟孔懷威畏也言有死喪則兄弟宜相懷思兄弟之不

睦於是乎不弔不相弔恤况遠人誰敢歸之今又不禮於

衛之嗣嗣新君也衛必叛我是絕諸侯也獻子以告韓宣

子宣子說使獻子如衛弔且反戚田傳言戚田所由還衛衛齊

惡告喪于周且請命王使成簡公如衛弔簡公王卿士也且

追命襄公曰叔父陟恪在我先王之左右以佐事上

帝陟登也恪敬也帝天也叔父謂襄公余敢忘高圍

亞圍二圍周之先也為殷諸侯亦受殷王追命者周本紀高圍公劉玄孫之孫高圍生亞圍大王

實父之祖也按此只不忘先王親親之意註似鑿

○九月公至自楚孟僖子病不能相禮不能相儀答

已乃講學之也講習苟能禮者從之及其將死也二十年

孟僖子卒召其大夫僖子屬大夫曰禮人之幹也無禮無

以立吾聞將有達者曰孔丘僖子卒時孔子年三十五聖人之後

也聖人而滅於宋孔子六代祖孔父嘉為宋督所殺其子奔魯家語本姓篇宋泯公

熙生弗父何何生宋父周周生世子勝勝生正考父

考父生孔父嘉其後以孔為氏孔父生木公金父金

父生阜夷父夷父生防叔防叔辟華氏之其祖弗父

此篇先案後斷以叙事串議論其章法

直與澤波齒皆相似起結不必言中間

以將死名大夫及獲殺屬二子相呼應

無以立與定其位相呼應將有達者與

必有達人相呼應滅宋授采與若不當

世相呼應乃至三命益共與其共知是

緊相呼應喪葬則銘作中權四面層伏

層應無一筆漏無一筆偏圓潤精緻為

傳中第一首極整極奇之作

●孔氏曰當言三十四而云五蓋相

值誤耳補注

反復稱嘆極寫得心悅誠服意思出

唐錫周曰起處一行是正文却用虛寫

及其將死以下是証佐偏用實筆最是

虛實互用絕妙法愚意起處固是補

辛酉襄頃之族殺獻公而立成公。襄公頃公之父。成公獻公弟。

○十一月季武子卒。晉侯謂伯瑕曰：吾所問

日食從矣，可常乎？衛侯武子皆卒故。對曰：不可。六

物不同。各異。民心不壹。政教殊。事序不類。有變。官職不

則。治官居職。同始異終。胡可常也。詩曰：或燕燕居息。

或憔悴事國。詩小雅。言不同。其異終也。如是。公曰：何謂六物

對曰：歲時日月星辰是謂也。公曰：多語寡人辰而莫

同何謂辰。林言詳以告我。凡謂之辰。如北辰太辰之類。其義莫同。何者謂之辰。正義曰：辰時

同始異終。意火明變中極精要語。其理即在。前自取。論句內。公問六物及辰。只論同始。不問異終。則亦終于燕燕居息而已。雖多語亦奚益之有哉。

如此斷章取義。最是說詩妙境。不拘拘也。兩或字。即前自取。論自字。

家氏錢羽曰。自季友至行。父事專魯。政無恃於臣節。至于宿棄主幼。盜兵權伐國。取地以自私。襄公幾為所逐。不臣甚矣。朱批。

辰時也之注。宜在以配日下。

此篇先叙後議。先夢後卜。事固極奇。文亦極變也。不過為立衛靈公作傳。却從頭說夢說卜。寫出許多奇奇妙妙。然後一筆結出。故孔成子立靈公。行文有萬筆爭流之勢。朱批。

平叙孔成史朝同夢。本無賓主。結處孔成子立靈公。則重在孔矣。看其先叙孔。夢著立字。為後文伏案。于史只著相字。輕重已見。然斷易出自史朝。則以史朝告夢。讓其出一頭地。而仍以筮易屬之。孔成歸到立靈公作結。只此幾筆。

也。言日月聚會有時也。對曰：日月之會。是謂辰。一歲日月十二會。所會謂之辰。

故以配日。謂以子丑配甲乙。正義言辰無常所分。在十二以十幹配之。明非一所也。

衛襄公夫人姜氏無子。嬖人媯始生孟縶。孔

成子夢康叔謂已立元。成子衛卿孔達之孫。孟縶也。元孟縶弟。夢時元未生。媯

音周。又直周反。始。余使羈之孫圉與史苟相之。羈。孟縶也。鳥荅反。繫。張立反。而夢叙置小。別。只于順逆見筆。錏子

朝。史朝亦夢康叔謂已余將命。而子苟與孔烝錏

之曾孫圉相元。史朝見成子告之。夢。夢。協。晉韓

宣子為政。聘于諸侯之歲。在。媯始生子名之曰元。

賓主互用並行不背而輕重秩然多少細心在

史朝解易作兩層讀前一層解筮元後一層解筮繫元用重筆先解元亨而實以康叔名之次解利建侯而實以二卦皆云木又雙承作斷句句著實筮繫用輕筆只從弱足者居對面相形而各以所利仍雙結作結賓主詳畧字字分明也

前重講筮元却輕插孟非人也一筆後輕講筮繫却重插侯主社稷一筆密甚

孟繫之足不良弱行也孔成子以周易筮之曰元尚

享衛國主其社稷命著遇屯三三震下坎上屯又曰余尚

立繫尚克嘉之嘉善也遇屯三三之比三三坤下坎上比屯初九

以示史朝史朝曰元亨又何疑焉周易曰屯元亨成子曰

非長之謂乎言屯之元亨謂年長非謂名元對曰康叔名之可謂長

矣善之孟非人也將不列於宗不可謂長足跛非全人不可列

且其繇曰利建侯繇卦嗣吉何建建非嗣也嗣子

有常位故無所卜又無所建今以位二卦皆云謂再不定卜嗣得吉則當從吉而建之也

二卦皆云輕帶屯之比爻詞弱足者居重講屯之比爻詞應上兩筮不板不偏有法

卦皆有建侯之文初卜屯象辭曰利建侯次卜屯初九爻辭亦曰利建侯正義謂前卜元之二卦非謂後卜繫之子其建之康叔命之二卦告之筮襲於夢

武王所用也弗從何為外傳云大誓曰朕夢協朕卜襲於休祥戎商必克此武王

弱足者居跛則偏弱居其家不能行補正曰屯初九爻辭繫恒利居貞魏明帝之徵管

寧曰盤桓利居自數句以主社稷為主應前語也侯主社稷臨祭祀奉民事鬼神

從會朝又焉得居各以所利不亦可乎孟跛利居元吉利建故

孔成子立靈公十二月癸亥葬衛襄公靈公元也

左繡

春秋左傳

卷三十一

三

春秋左傳卷二十一 終

左繡

錢塘 馮李驊天閑
定海 陸 浩大瀛 評輯

司學 錢塘范允斌右文
仁和沈乃文襄武參評
同懷杭州陸 偲與臯

男 馮張孫近潢
翼孫念詒 校輯
允孫思蔭
男 陸麟書素文

景王十一年

左繡

春秋經傳集解

晉杜 預元凱原本

唐陸元朗德明音釋

宋林堯叟唐翁附註

後學 馮李驊天閑增訂

昭公三第二十二

經

八年春陳侯之弟招殺陳世子偃師

以首惡從殺例故稱

弟又稱 世子

○夏四月辛丑陳侯溺卒

襄二十七年大夫盟于宋 ○林哀公

卒是年滅陳十三年楚平王復封陳惠公吳立

○叔弓如晉 ○楚人執陳行

春秋左傳

卷三十一 昭公

十一



人干徵師殺之稱行人明○陳公子雷出奔鄭雷為

而立未成君非行人罪○秋蒐于紅革車千乘不言大者經文闕也紅魯地浦國蕭縣西有紅

亭遠疑○林書蒐始此蒐狩不書必違禮而後書于

是舍中軍四分公室季氏擇二子各一蒐于紅地

自根牟至于商衛革車千乘皆三家之師也自此屢

蒐皆三家所以耀武焉耳是故桓莊之狩必言公昭

定之蒐不與招共殺偃言公矣○陳人殺其大夫公子過師書名罪之

大雩無傳不旱而○冬十月壬午楚師滅陳不稱將

告壬午月秋雩過也○執陳公子招放之于越無傳復稱公子

十八日子兒已卒○葬陳哀公魯往會故書

孔奐無傳招之○葬陳哀公魯往會故書

於師曠曰石何故言對曰石不能言或馮焉謂有精

石而不然幾以痴人說夢矣不然民聽濫也失實無言而妄稱有言也抑

臣又聞之抑疑曰作事不時怨讟動于民則有非言

之物而言今宮室崇侈民力彫盡彫傷怨讟並作莫

保其性性命也民不敢石言不亦宜乎於是晉侯方

築虎祁之宮虎祁地名在絳西四十叔向曰子野之

言君子哉子野師君子之言信而有徵故怨遠於其

此篇前論石言後論子野前議後斷前
增後明益以下截申說上截也看中間
以方築虎祁之宮作樞紐于上半為先
講後點于下半為先點後解石言不亦
宜乎夫子知之矣恰好對結天造地設
之文

●抑發語辭 附注
性生也顏師古附注

●論石言連用三轉一層正一層反一層
托出諷諫本旨乃兩賓一主也

●因論石言故上半寫五言字下半亦寫
五言字以相映帶見石言之可駭不如

人言之可信也此作者申插微意

●想當時平公築宮民有怨其非時者
故借為石言以悚動之師曠叙述所聞

正是數公之過失也。所謂乘其机而道之者也。刈開疾

●詩固斷章取義。何今古之異之有。

兩事各叙而摠。全在兩兩相對中見

身。怨咎遠。小人之言僭而無徵。故怨咎及之。詩曰哀

哉不能言。匪舌是出。唯躬是瘁。詩小雅也。不能言。謂

退者。其言非不從舌出。以僭而無信。自取瘁病。故哀之。出如字。又尺遂反。奇矣能言。巧

言如流。俾躬處休。其是之謂乎。奇嘉也。巧言如流。謂

言見答者。言其可嘉。以信而有徵。自取安逸。師曠此

言。緣問流轉。終歸于諫。故以此。巧言如流也。當叔向

時。詩義如此。故與。是宮也。成諸侯必叛。君必有咎。夫

今說詩者小異。向。言。石。言。之。應。子知之矣。為十年晉

○陳哀公元。妃鄭姬生悼犬子偃師。元妃嫡。二妃生

筆法一在不在。蓋比事屬辭。而可以得其大凡矣。

公子偃。下妃生公子勝。二妃嬖。留寵屬諸司徒。招

與公子過。招及過皆。哀公有廢疾。三月甲申。公子招

公子過。殺悼犬子偃師。而立公子留。夏四月辛亥。哀

公縊。憂恚自殺。經書辛丑。干徵師赴于楚。干徵師。且

告有立君。公子勝。愬之于楚。以招過殺偃。楚人執而

殺之。殺干。公子留奔鄭。書曰。陳侯之弟招殺陳世子

偃師。罪在招也。楚人執陳行人干徵師。殺之。罪不在

行人也。疑為招赴楚。當上。同罪。故重發之。

一朝一解筆筆簡峭有致 與前送少

姜之葬篇同一机括須看作者脫換處

前年楚成章華臺召諸侯落之至此

晉成虎祁宮諸侯未賀其效尤如是伯

業之不振也宜哉 孫評

唐錫周曰叔向云是宮也成君必有咎

審爾即謂晉者在堂示者已在門可也

結句措帶叔弓有意無意自然入妙

極熱鬧事却只用簡淡之筆當是惜墨

如金

宋衛孫商衛踊為定公諱也昭公夏

當記于定公時也 惠補注 踊豫也公辛

公子高 齊魯子旗 公孫 高疆 子良

公子樂 魯子子堅 公子寵 子雅 樂施 子旗

此篇敘述相錯而行以兩遂字為段落

上半叙詳于述寫得極其洵湧下半述

○叔弓如晉賀虎祁也 賀官 游吉相鄭伯以如晉亦

賀虎祁也史趙見子大叔曰甚哉其相蒙也 蒙欺也

可也而又賀之子大叔曰若何弔也其非唯我賀將

天下實賀 言諸侯畏 晉非獨鄭

○秋大蒐于紅自根牟至于商衛革車千乘 大蒐數

車馬也根牟魯東界瑯琊陽都縣有牟鄉商宋地魯

西竟接宋衛也言千乘明大蒐且見魯眾之夫數也

○七月甲戌齊子尾卒子旗欲治其室 子旗樂施也

之家 丁丑殺梁嬰 梁嬰子 八月庚戌逐子成子工子

車 三子齊大夫子尾之屬子成頃公子固也 皆來奔

不書 而立子良氏之宰 子良子尾之子高疆 其臣曰

孺子長矣 而相吾室欲兼我也 兼并 授甲將

攻之陳桓子善於子尾亦授甲將助之或告子旗子

旗不信則數人告將往又數人告於道遂如陳氏 正

義曰將往子良之家又數人告 桓子將出矣聞之而

不使敢向子良之家遂如陳氏 桓子將出矣聞之而

還 游服而逆之 去戎備著常 請命 問桓子 對曰

聞彊氏授甲將攻子子聞諸曰弗聞子盍亦授甲無

詳于叙寫得極其和平其結局在和之

如初而其轉關全在遂如陳氏讀去似

一氣遞下却不知其界畫在此也特著

兩遂字作對作者蓋明告我以篇法矣

文以子旗為主却以桓子和之作結蓋

已暗暗為醉逐分寶篇起本也忽而授

甲忽而游服忽而請從忽而稽顙上看

極好細看乃是活畫一機詐人筆筆化

子請從處乃祖子構鼻語耳子旗曰子胡然彼孺子也吾誨之猶

懼其不濟吾又寵秩之謂為之其若先人何子盍謂

之謂之使無攻我周書曰惠不惠茂不茂周書康誥也言當施惠於不惠者勸勉於不勉者茂勉也康叔所以服弘大也服行也桓子稽顙曰頃

靈福子頃公靈公欒氏所事之君稽音啓謚法祗動追懼曰頃吾猶有望望子旗惠

及遂和之如初和藥高

陳公子招歸罪於公子過而殺之言招所以不死而得放

○九月楚公子弃疾帥師奉孫吳圍陳孫吳悼太子偃師之子惠

此篇傳楚滅陳事上半寫滅陳止文城廩之戲自屬閒情下半論陳不亡為後

和之收桓子如初收子旗子旗主也無一字無着落

復封陳起李亦係推論然正見度之不當君楚而楚之不能滅陳也妙在前半秦孫吳圍陳著此一筆已為後半暗暗伏脈有灰線神蛇之妙 記袁克事亦陳不受楚滅之意 李石堊 朱批

○齊秦楚莊討陳之亂有善有惡故先吞殺夏徵舒而後及其入國納滯之吏是非不相掩也 圍特強行暴利陳之土地而滅之非有討賊之義故先吞滅陳 朱批

盜寵之譜與此城廩之戲 燕度亦殊有風趣博進老筆差堪彷彿 封戌以諷為

公 宋戴惡會之戴惡宋大夫冬十一月壬午滅陳壬午十月十八

日傳言十 興嬖袁克殺馬毀玉以葬興眾也袁克嬖人之貴者欲以

非禮厚葬哀公正義曰就眾嬖之內特舉袁克之名是貴者也服云馬玉乃陳侯所乘佩故克不欲使

楚得之補正曰興嬖嬖大夫也楚人將殺之請寘

之置焉私盡君臣恩私於幄加絰於頽

而逃幄帳也逃不使穿封戌為陳公戌楚大夫滅陳為縣使戌為縣

公曰城廩之役不詔城廩役在襄二十六年戌與靈王爭皇顛侍飲酒於

王王曰城廩之役女知寡人之及此女其辟寡人乎

直迥非後人所及矣

博進博交負進也。漢陳遵。明帝徵

時。遵父遂。博云。老拳。晉石勒載

紀。勒戲隣人李陽語

此對是諂非悖也。疏

致死。句。按。卒。礼。字。恐。衍

儲同人曰。水火生克。阴阳家言耳。此

專論理。朱批

由說文作。青。古文省。弓。語。从。折。木

而來。則由。藥。之。義。為。當

猶將復由。一。句。結。上。且。陳。氏。得。政。一。句

領。下。左。氏。慣。家

陳之未亡。由于舜之盛德。從宋亡轉到

卒亡。而亡于陳者。又繼于齊。是亡猶不

亡也。虞之世數未也。乃承前未也。又說

進一步兩層。綫數行中。有多少曲折

及此謂。對曰。若知君之及此。臣必致死。禮以息楚。寧

也。晉侯問於史趙曰。陳其遂亡乎。對曰。未也。公曰。何

故對曰。陳顓頊之族也。陳祖舜舜。歲在鶉火。是以卒

滅。陳將如之。顓頊氏以歲在鶉火而滅。火盛而水滅

火得歲而火益盛。火盛而水滅。顓頊水德。今在析木

之津。猶將復由。箕斗之間。有天漢。故謂之析木之津

庚若顛木之有。且陳氏得政于齊。而後陳卒亡。物莫

自幕至于瞽瞍。無違命。幕舜之先。瞽瞍舜父。從幕

在

李石臺曰。上半寫滅陳正父。城寨之

戲。自厲。間情。下半論陳不亡。為後復封

陳起本。亦係推論。然正見夏之不當君

楚。而楚之不能滅陳也。朱批

諸侯之大夫。旅見於楚子。陳傅良。朱批

齊其北既存矣

昭公

六

者。帝系云。顓頊生窮蟬。窮蟬生敬康。敬康生句芒

句芒生蟠牛。蟠牛生瞽瞍。不知幕于蟠牛以前是誰

名字之异也。據書傳。虞舜側微。舜重之以明德。實德

蓋向有國土。至瞽始失國耳。遂世守之。及胡公

不淫。故周賜之姓。使祀虞帝。胡公滿遂之後也。事周

紹舜。臣聞盛德必百世祀。虞之世數未也。繼守將在

齊其北既存矣。言陳氏與盛於。齊形兆已見

經。九年春。叔弓會楚子于陳。以事往。非行會禮。林於是叔弓及宋華

亥。鄭游吉。衛趙戩。會楚子于陳。諸夏之大。許遷于

夷許畏鄭欲遷故以自遷為文 ○夏四月陳災天火曰災陳既已滅降為楚縣而書 ○秋仲孫矍如齊 ○冬築郎囿

傳九年春叔弓宋華亥鄭游吉衛趙厲會楚子于陳楚子在陳故四國大夫往非盟主所召不行會禮故不總書

○二月庚申楚公子弃疾遷許于夷實城父夷故傅實之城取州來淮北之田以益之益許伍舉 授許男田然丹遷城父人於陳以夷濮西田益之以夷

兩邊本一順遞去未却轉遷方城叙法便變兩益田本對說因後多遷方城句因添授田句以配之叙法便勻既變且勻史法思過平矣此單論剪裁耳論經則此條自以許遷于夷為主故獨詳授田句結乃為許遷後討下落耳遷

陳句如城父如夷都一一承許遷說落自有賓主賓主既明而剪裁又別見章法其妙固非可一言盡也

此篇是詰責文字不作詔語辭起手提出爭田率戎兩案末以致閻田反類併分應作結中幅亦作兩截讀上半先責晉不當與周爭田言溥天王土周不自私而封建母弟晉奈何忘本而傲若弁髦此兩層相承說下半重責晉不當率戎伐頹言弁華即裔惠公既作偏而使戎得有中國于前今晉豈可效尤而使戎不有余一人于後此兩層亦相承說委婉中字嚴正尤妙在只從大義指示不粘煞甘閻兩層層較量左氏于潤色絲綸尤為篇用意知其翼經之功

田在濮水西遷方城外人於許 成十五年許遷於葉因謂之許今許遷於夷故以方城外入實其處傳言靈王使民不安

○周甘人與晉閻嘉爭閻田甘人甘大夫襄也閻嘉晉閻縣大夫 晉梁

丙張趯率陰戎伐頹陰戎陸渾之戎頹周邑 王使詹桓伯辭於

晉辭責讓之祖 曰我自夏以后稷魏駘芮岐畢吾西

土也在夏世以后稷功受此五國為西土之長駘在始平武功縣所治釐城岐在扶風美陽縣西北

○釐本又作黎他來反及武王克商蒲姑商奄吾東

一力知反駘詩作郟樂安博昌縣北有蒲姑城蒲如字一音薄奄於檢反服云蒲姑齊也商奄魯也 巴濮

素臣不媿也。兩層各插一喻。俞云前喻婉宕後喻激切。朱批。

●碎命帶議論。規模正大而品亦勁淨。孫評。

●此語絕上階。然在今時六為陳。孫評。

楚鄧吾南土也。肅慎燕亳吾北土也。肅慎北夷。在玄菟北三千餘里。

●補正王氏曰。史秦本紀寧公與亳戰。亳王奔戎。皇甫謐云。西戎之國也。吾何邇封之有。

邇。近也。正義言我文武成康之建母弟以蕃屏周之封疆何近之有。

亦其廢隊是為。為後世廢隊兄弟。豈如弁髦而因以。

敝之。童子垂髦始冠必加冠成禮而弁其始冠。故言弁髦因以敝之。弁亦冠也。正義凡加冠之禮先用緇布之冠。斂招垂髦。三加之後去緇布之冠。不復更用。故云因以敝之。三加始緇布冠。次皮弁。次爵弁。劉炫謂弁髦二物。以童子垂髦為髦。彼兩髦因以敝之。為親歿不髦。皆與杜異。先王居禱。

杻于四裔以禦螭魅。言禱杻略舉四凶之一。下言四裔則三苗在其中。故允。

姓之姦居于瓜州。允姓陰戎之祖與三苗俱。放三危者。瓜州。今敦煌。伯父惠公歸自秦而誘以來。僖十五年。晉惠公自秦歸。二十二年。秦晉遷陸渾之戎於伊川。

使徧我諸姬。入我郊甸。則戎焉取之。呼。甸。甸。折。邑外為郊。郊外為甸。言戎取周之。戎有中國誰之咎也。咎在晉。后稷封殖天下。今戎制之不亦難乎。

蕃殖。伯父圖之。我在伯父。猶衣服之有冠冕。木水之有本原。民人之有謀主也。說得親。勸。可。見。廢。墜。不。得。民人謀主宗。伯父若裂冠。

毀冕拔本塞原。專奔謀主。雖戎狄其何有。余一人之罪。于。斧。鉞。矣。族之師長。出狄所以入晉。意味。

與言及之。良可憫矣。陳氏起用排調。結用疊句。文律相配。而落筆處占地步極高。

●裂冠毀冕。數語詞意凜。強晉當為挫氣。孫評。

叔向本為諸侯起見復找且王辭直一筆為桓伯妙文生色也一篇有一篇主腦腕却不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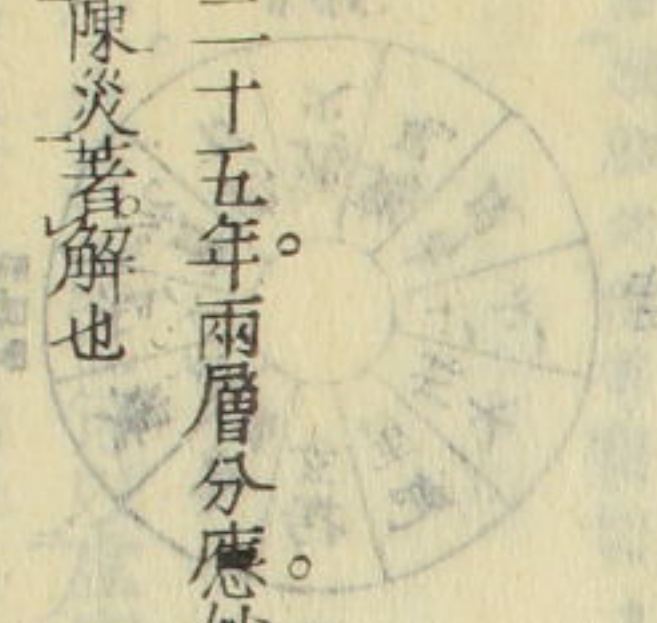
蓋天子諸侯本非校曲直之地到此不知有天子之尊如平公宣子不知尊周固不足道矣如叔向亦以為等齊而校曲直以是知習俗之移入重矣者不能免東萊博議

書之方宗周即鎬京也祭統惺異銘宗周洛邑也呂氏曰東遷之後都洛則洛亦謂之宗周上者所都天下宗之注附

提清三句正作兩路分疏陳屬水楚相火為木妃如以五而成五五而盛成則陳復盛則楚克談數如指掌而文亦脈縷極清

相訓助。疏說是也注

五年二十五年兩層分應妙在都跟火來貼陳炎著解也



猶然則雖戎狄無所可責叔向謂宣子曰文之伯也晉率陰戎伐周邑故云然

豈能收物言文公雖霸未能改正朔易服色伯如字又音霸翼戴天子而如

之以共翼佐也自文以來世有衰德而暴滅宗周宗周天子

以宣示其侈諸侯之貳不亦宜乎且王辭直子其圖

之宣子說王有姻喪外親之喪使趙成如周弔且致閭田

與禭禭送死衣反頽俘王亦使賓滑執甘大夫襄以說於

晉晉人禮而歸之賓滑周大夫

夏四月陳災鄭裨竈曰五年陳將復封封五十二

年而遂亡子產問其故對曰陳水屬也陳顛頊之後故為水屬

火水妃也火畏水故為之妃妃一音配補正曰天以一生水地以二生火天以三生水地

以四生金天以五生土陽音為牡陰耦為妃于易坎為中男離為中女蓋取諸此也而楚所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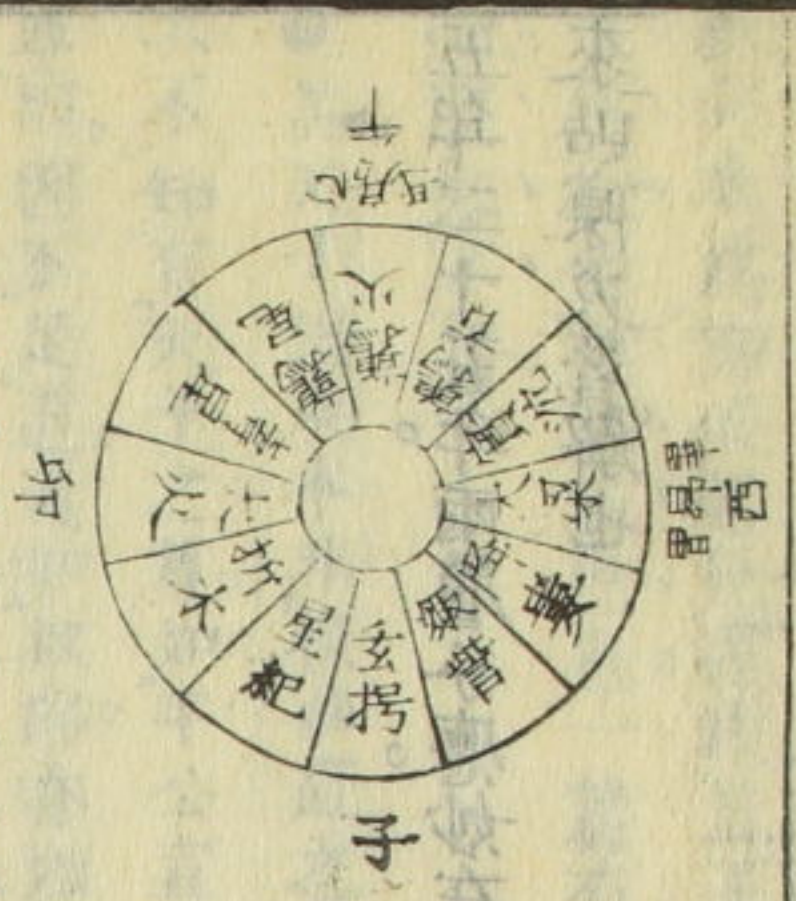
也相治也楚之先祝融為高辛氏火正主治火事今火出而火陳火心星也

為五月而以四月出者語奇傳逐楚而建陳也水得妃而興陳典則楚衰

故曰逐楚而建陳正義曰逐去楚人之在陳者若穿封成為陳公者也妃以五成故曰

五年妃合也五行各相妃合得五而成故五歲而陳復封為十三年陳侯吳歸于陳傳補正邵氏

曰天一生水至地六乃成越五數矣故曰妃以五成歲五及鶉火而後陳卒亡



道學滑稽原有兩種此篇舉動純是滑稽談論却純是道學可為公是雙美者矣

文字是前偶後奇格首提一筆賓侯飲酒樂便重在君身為後一御失官而君弗命伏案飲工飲是賓自飲是主自飲全為飲君替代看他處處點醒君字處

疾日說出于集說

楚克有之天之道也故曰五十二年是歲歲在星紀五歲及大梁而

陳復封自天梁四歲而及鶉火後四周四十八歲凡五及鶉火五十二年天數以五為紀故五及鶉火火盛水衰漢書五行志說曰大梁屬也金為水宗得其宗而昌故曰五年陳將復封

晉荀盈如齊逆女自為還六月卒于戲陽魏郡內黃縣北

有戲陽城殯于絳未葬晉侯飲酒樂膳宰屠蒯趨入作社

請佐公使尊公之使人執尊酌酒請為之佐許之公許之而遂酌以

飲工工樂師師曠也曰女為君耳將司聰也樂所以聽耳辰在子

邪謂之疾日疾惡也紂以甲子喪樂以乙卯亡故國君以為忌日正義解王者惡此日不

君耳君目語甚奇妙滑稽得此不佻道學得此不腐然七妙在自飲一段從食味上發出一片至理堯裏二段奇與無比檀弓布景雖別見靈薦而說理之精終讓左氏獨步

昔人謂叙申生事左傳不如檀弓然彼猶可相伯仲此章則真不如遠甚孫評

人之好惡不同如此顧於孫評定左祖者乎矣

此兩段頂針排語益可厭孫評

說到股肱處何等懇切文定

而遂字亦自飲也句以虛字作穿叙事成一片矣

以舉君徹宴樂學人舍業補正言為疾故也君之

卿佐是謂股肱股肱或虧何痛如之言痛疾過於忌日女弗

聞而樂是不聰也不聞是義而作樂又飲外嬖嬖叔外都大夫之嬖

者據檀弓即李調也補曰女為君目將司明也

正外嬖嬖大夫職司察外事

職在外服以旌禮旌表禮以行事事政事有其物物類

物有其容容貌今君之容非其物也有卿佐之喪而作樂歡會

故曰非其物記稱衰麻則有衰色瑞冕則有敬色介冑則有不可犯之色而女不見是不明也亦自飲也曰味以行氣氣以實志氣和則志克○秋滋

之利

●金聖歎曰：檀弓俊逸淡雅。左氏古峭險渾。朱批

只收公一筆與提句應。

又叙此兩筆與起叙事相配。章法甚完。

味調和所以食入行其氣血氣。志以定言。在心為志。血平和所以悅人實其志慮。發口為言。

言以出令臣實司味。二御失官而君弗命臣之罪也。

工與嬖叔侍御君。公說徹酒初公欲廢知氏而立其者失官不聰明。公說徹酒初公欲廢知氏而立其

外嬖為是悛而止秋八月使荀躒佐下軍以說焉。可見前飲酒樂

盈之子知文子也。佐下軍代父也。說自解說。

○孟僖子如齊殷聘禮也。自叔老聘齊至今二十年禮意久曠今修盛聘以無忘舊好。故曰禮。

故曰禮。

○冬築郎囿書時也。季平子欲其速成也。叔孫昭子

結過速成復從勳民作揖言有盡而意無窮。

曰詩曰：經始勿亟。庶民子來。詩大雅言文王始經營以子義來。焉用速成其以勳民也。勳勞也。勳初無。歡樂為之。囿猶可無民其可乎。交于小二反。

經已十年春王正月夏齊欒施來奔。嗜酒好內以取敗亡故書。

名。秋七月季孫意如叔弓仲孫矍帥師伐莒。二大夫皆

卿故書之。季孫為主。二子一之。林舍中軍矣。曷為書三卿帥師四分公室。叔仲為意如伐也。內取邑皆書也。于是取邾不書取邑不足詳也。由是定。六年取鄭匡不書。哀元年取晉蒲棘不書。戊子

晉侯彪卒。五同盟。林平公。九月叔孫婁如晉葬。

春秋左傳

卷三昭公

七

晉平公三月而十有二月甲子宋公成卒十一同盟也無

冬史闕文林平公卒于元公佐立

傳十年春王正月有星出于婺女客星也不書非幸鄭裨竈

言於子產曰七月戊子晉君將死今茲歲在顛頊之

虛歲歲星也顛頊之虛謂玄枵姜氏任氏實守其地姜齊姓任薛姓齊薛二國

守玄枵居其維首而有妖星焉告邑姜也容星居玄枵之維首

邑姜齊太公女晉唐叔之母星占婺女為既嫁之女織女為處女邑姜齊之既嫁女妖星在婺女齊得歲故知禍歸邑姜補正傳氏曰婺女居于玄枵之維首而有妖星見焉正義曰維者綱也玄枵次有三

突提兩句以下作兩層註解歲在顛頊四句解婺女而有妖星句解星出此一層先虛說晉姓何註晉君七紀註七月逢公句註戊子將死此層方實說告邑姜句遞到下層星斯句合到上層末句摠收天官家言未可猝會和其文筆固字字清而有法也

宿女為其初女是次之綱維也以將邑姜晉之妣也

死之妖告邑姜言其子孫當死也

天以七紀二十八宿四七戊子逢公以登星斯於是乎出逢公

殷諸侯居齊地者逢公將死妖星出婺女時非歲星所在故齊自當禍而以戊子日卒補正逢公亦姜姓見吾是以譏之為晉侯彪卒

齊惠嬖高氏皆嘗酒伏孽信內多怨伏告

疆於陳鮑氏而惡之惡陳伊何人夏有告陳桓子曰子旗

子良將攻陳鮑亦告鮑氏桓子授甲而如鮑氏遭子

良醉而騁欲及子良醉故遂見文子文子則亦授甲

此篇以陳氏為主前叙桓子之以私惡弱妾後叙桓子之以好施圖霸中間夾入晏子兩番議論前段不過為後段作引後文亦不過為陳氏作地皆實筆也未段敘事極整極變與起處錯綜手法又別通體凡四換筆意左氏大抵不變則全不變若變則段段變自出机杼不與入同生活也首段著筆在著酒未

春秋左傳 卷三 昭公 七

段著筆在好施皆自成并段處
傳樂施來奔事却為陳氏始大起本樂
高之逐不唯得鮑氏之助即晏子端委
虎門其不應四族之名正是暗助陳氏
處不然齊為陳氏知之已稔乃進以義
本滋長之說豈非教孫塗附也哉孫執
升謂平仲在齊只是中立不肯以身殉
國但情事婉曲善于自覆人不之覺可
為知言 ● 毋教孫升木如塗塗附 詩角方
俞寧世曰始叙樂高之亡後敘陳氏之
昌著酒則疎多怨則孤強于陳鮑而忘
之則取禍樂高所以亡也陳氏之昌有
滅樂高而盡反所為然關要全在晏子
樂高公族陳鮑異姓公族無罪而異姓
滅之晏子不為一救又勸陳氏致室以
取名與矣則陳氏篡齊非晏子之罪而

矣使視二子俞云明樂高之完則皆將飲酒桓子曰彼雖不信
彼傳言者 ● 補正彼謂樂高言雖不又云便見曲在聞我授甲則必
逐我及其飲酒也先伐諸陳鮑方睦遂伐樂高氏子
良曰先得公陳鮑焉往欲以公遂伐虎門欲入公不
門 ● 林寢門晏子慣用之著數左氏慣用之晏平仲端委立于虎門之外朝服四族
召之無所往四族樂其徒曰助陳鮑乎曰何善焉無
善義助樂高乎曰庸愈乎罪惡不差于陳然則歸乎
曰君伐焉歸公名之而後入公卜使王黑以靈姑鉞

誰罪乎結曰陳氏始大罪晏子也朱批

前云幅利此云蘊利一好一反字意俱
極新穎

率吉請斷三尺焉而用之王黑齊大夫靈姑鉞公旗
鉞扶眉反又音平率所律所名斷三尺不敢與君同
類二反 ● 補正曰斷其於也 五月庚辰戰于稷稷祀
之處 ○ 稷地名六 樂高敗又敗諸莊莊六軼國人追
之又敗諸鹿門鹿門齊樂施高彊來奔高彊不陳鮑
分其室晏子謂桓子必致諸公讓德之主也讓之謂
也 ● 又云此著晏子黨惡之罪
懿德凡有血氣皆有爭心故利不可強不可思義為
愈義利之本也蘊利生孽蘊畜也孽姑使無蘊乎可
以滋長桓子盡致諸公而請老于莒莒齊桓子召子

水火記專 昭公 七

此下碎叙。六錯落不板。孫評其邑之互爰前句。

徐揚真曰。三私字。寫出陰謀。曰字。推原得妙。直是諷意之筆。朱批

因一事而遂及其全。居然以世家目之矣。

山。子。商。子。周。襄。三十。私。具。帷。幕。器。用。從。者。之。衣。

履。私。具。不。而。反。棘。焉。子。商。亦。如。之。而。反。其。邑。子。周。亦。如。之。而。與。之。夫。于。

南。於。陵。縣。西。反。子。城。子。公。公。孫。捷。而。皆。益。

其。祿。凡。公。子。公。孫。之。無。祿。者。私。分。之。邑。國。

之。貧。約。孤。寡。者。私。與。之。粟。曰。詩。云。陳。錫。載。周。能。施。也。

公。亦。能。施。公。與。桓。子。莒。之。旁。邑。辭。穆。孟。姬。為。之。

請。高。唐。陳。氏。始。大。秋。七。月。平。子。伐。莒。取。郟。

獻。俘。始。用。人。於。亳。社。周。公。其。不。饗。魯。祭。乎。周。公。饗。義。魯。無。義。詩。曰。德。音。孔。

昭。視。民。不。佻。之。將。誰。福。哉。戊。子。晉。平。公。卒。鄭。伯。如。晉。及。河。晉。人。辭。之。

游。吉。遂。如。晉。九。月。叔。孫。婣。齊。國。弱。宋。華。定。

春。火。紀。事。昭。公。

先。察。後。斷。斷。說。兩。遍。無。義。虛。說。壹。用。實。

繳。轉。不。覺。呼。應。一。片。也。用。久。不。答。史。諱。國。惡。補。注。

王。孫。曰。經。吞。三。卿。而。僅。止。吞。平。子。則。李。孫。主。兵。也。朱。批。

此。篇。是。合。傳。中。一。首。串。叙。格。本。為。叔。孫。婣。如。晉。遂。平。公。作。傳。却。扯。一。鄭。子。產。作。

空。肅。

進。之。計。穆。孟。姬。景。公。母。傳。言。陳。氏。所。以。興。

郟。莒。邑。取。郟。不。書。公。見。詩。於。平。丘。魯。諱。之。鄭。古。杏。

以。入。祭。臧。武。仲。在。齊。聞。之。曰。殷。社。

詩。小。雅。佻。偷。也。言。明。德。君。子。必。愛。民。佻。之。謂。甚。矣。而。壹。用。於。畜。牲。

如。神。竈。鄭。伯。如。晉。及。河。晉。人。辭。之。此。節。為。中。

禮。諸。侯。不。相。弔。故。辭。九。月。叔。孫。婣。齊。國。弱。宋。華。定。

昭子迷子尾辭邑之忠。與其子亡命之故。其詞感慨。或有諷於季氏之強乎。

揚升卷

廣先人之烈。秉德曠宗。高強之罪大矣。昭子語以為戒。意念深哉。邱瓊山

唐錫周白。叔向語語是子產叔孫兩人意中所有。前竟含蓋不露。却於叔向口中盡情說出。前輝後映。絕妙文心。未批

見高彊見而退。高彊子良昭子語諸大夫曰。為入子不可

不慎也哉。昔慶封亡子尾多愛邑。而稍致諸君。君以

為忠而甚寵之。將死疾于公宮。在公宮被疾輦而歸。君親

推之。推其車而送之其子不能任。是以此忠為令德。其子

弗能任。罪猶及之。難不慎也。補正言喪夫人之力不可不慎

弃德曠宗。以及其身。不亦害乎。夫人謂子尾曠宗也。補正使其宗廟曠

而不。詩曰。不自我先。不自我後。其是之謂乎。詩小雅言禍亂

不在他正當己身。以喻高彊身自取此禍。

冬十二月。宋平公卒。初元公惡寺人柳欲殺之。元公平公犬

及喪。柳熾炭于位。以温地將至則去之。使公坐其處

此葬又有寵。言元公好惡無常

經十有一年春。王二月。叔弓如宋。葬宋平公。夏

四月。丁巳。楚子虔誘蔡侯般殺之于申。蔡侯雖弑父而立。楚子誘

而殺之。刑其羣士。蔡大夫深怨。故以楚子名告。楚公子弃疾帥師圍蔡。五

月甲申。夫人歸氏薨。昭公母胡女歸姓大蒐于比蒲。比音毗

仲孫纘會邾子盟于禔祥。禔祥地闕。禔子鳩七林二反秋季

為千古小人以君為餌者寫生亦為千古見餌于小人者寫生也。噫可畏哉。

楚子圍改名曰虔。補

孫意如會晉韓起齊國弱宋華亥衛北宮佗鄭罕虎

曹人杞人于厥愁厥愁地闕○愁魚斬五巾二反又五韡反○九月己亥

葬我小君齊歸齊○冬十有一月丁酉楚師滅蔡執

蔡世子有以歸用之用之殺以祭山正義曰父既死矣猶稱世子者君死而國被

歸未暇以禮即位故國以世子告

傳十一年春王二月叔弓如宋葬平公也嫌以聘事行故傳具

○景王問於萇弘曰今茲諸侯何實吉何實凶萇弘周大

此篇傳楚殺般圖蔡事以楚為主首段論蔡凶而即并楚凶對說後段論楚克

而極言竟之不終蓋為乾路起本也通篇以天字作骨凡四點天字首一天字摠說中二天字一點蔡一點楚前合後分呼應成章末天字乃單收楚楚主也首以敬言中以理言末以物喻入以數喻理掉尾獨別

殺般圖蔡分兩截讀景王問萇弘韓宣問叔向兩句對起然殺般則先議後叙圖蔡則先提後叙合之為以議包叙格首尾兩天字皆側在楚一邊中二天字亦以蔡陪楚不作平分看為得

夫。萇。對曰蔡凶此蔡侯般弑其君之歲也歲在豕韋。襄三十年蔡世子般弑其君歲在豕韋。至今十三歲歲復在豕韋般即靈侯也。弗過此矣。言蔡凶不。楚將有之然壅也。蔡近楚故知楚將有之。過此年。楚將有之然壅也。楚無德而享天利所以壅積其惡。補正壅如以土。歲及大梁蔡復楚凶天。壅水積之多而後決之驟也。楚靈王弑立之歲歲在大梁到昭十三。年歲復在大梁美惡周必復故知楚凶。楚子

殺般者弗過豕韋弑君者歲及大梁天數即是大理

在申召蔡靈侯靈侯將往蔡大夫曰王貪而無信唯

●感慨全杜恨字解

蔡於感。蔡近楚之大國故楚常恨其不服順。感戶暗反。今幣重而言其誘

●豈有戒于慶封故不敢聲蔡般之罪耶陳氏

我也不如無往蔡侯不可三月丙申楚子伏甲而饗

蔡侯於申醉而執之夏四月丁巳殺之刑其士七十

人傳言楚子無道公子棄疾帥師圍蔡韓宣子問於叔向曰

楚其克乎對曰克哉蔡侯獲罪於其君謂弑父而立而不

能其民不能施德天將假手於楚以斃之借楚手以討蔡何故不

克然胥聞之不信以幸不可再也楚王奉孫吳以討

於陳曰將定而國陳人聽命而遂縣之事在八年今又誘

蔡而殺其君以圍其國雖幸而克必受其咎弗能久

矣桀克有緡以喪其國紂克東夷而隕其身紂為黎之蒐東

不能猶不善也

不信以幸虛提一筆以下將近事二陪

再將吉人一証末又借五材一譬詞意

極警而瞻也衛雲石朱批

既知其克又知其亡所以為有詞婉曲有味

曲有味

夷叛之桀為仍之會有緡叛之故伐而克之正義曰桀奔南巢故云喪國紂縣太白故云隕身楚

小位下而亟暴於三王能無咎乎天之假助不善非

祚之也厚其凶惡而降之罰也且譬之如天其有五

材而將用之方盡而做之是以無拯不可沒振金水水火

土五者為物用久則必有做盡盡則弃捐故言無拯

拯猶救助也不可沒振猶沒不可復振補正仰氏

曰出溺為拯凡溺皆難為力而沒者為甚不可沒振申無拯之意而極言之

○五月齊歸薨大蒐于比蒲非禮也

○孟僖子會邾莊公盟于祲祥修好禮也蒐非存亡之由故臨

本亦無復字

兩事連叙便爾可怪

在傍曰帷。圍也。在上曰幕。海篇

因盟侵祥而叙二鎖事。須看前段一安頓。後段一一收拾。不漏不支。絕有筆法。

傳厥愁之會。起結以晉不能救蔡為主。中開却從晉之不能轉出蔡之不能。又從蔡之不能。并論楚之有咎。是一首結上生下文字。

喪不宜為之。盟會以安。泉丘人有女。夢以其帷。幕蓋社稷。故喪盟謂之禮。

氏之廟。泉丘。遂奔僖子。其徐從之。鄰女為徐友者。盟魯邑。隨而奔僖子。

于清丘之社。曰有子。無相弃也。二女自共盟。僖子使助遠。

氏之造。造。副倅也。遠氏之女。為僖子副妾。別居在外。故僖子納泉丘人女。令副助之。造初又反。

倅七。反自視。祥宿于遠氏。生懿子及南宮敬叔於泉。對反。句。則。變。

丘人其僚無子。使字敬叔。字養也。似雙生。

楚師在蔡。向四月。晉荀吳謂韓宣子曰。不能救陳。

又不能救蔡。物以無親。物事也。正義言事事如此。故無人肯親我晉國。補正。

陳樹華云。宋本及明刻諸本。並作已止之已。岳本作人之已。惜叙文無音。惠棟本以己字屬上。按胡語語曲透。與長弘英雄所見略同。

蔡小楚大並提。天將奔蔡。本頂不順。而壅楚盈。罰已注重。不德能守者。鮮一面。東上三年有咎。一面轉下。圓轉如珠。走盤。不順之不守。先註後煞。不德之有咎。先提後註。只一倒換法。

蔡般弑其君而立。列於諸侯者。十三年。晉不能討。使楚得借。是以滅蔡。而晉為請之名。又皆不正矣。何以復羈。金氏

揣其作憚。憚。憂懼也。

叙只四字極簡。而斷語極詳。一反一正。作兩截洗發。每截又各用三層層層對。

三肅

春秋左傳

昭公

單子會韓宣子于戚。單子。單成公。視下言徐。林其視過。下揣揣然。

晉人使狐父請蔡于楚。弗許。狐父。晉大夫。

有咎乎。美惡周必復。王惡周矣。元年。楚子弑君而立。歲在大梁。後二年十。

蔡必亡矣。且喪君而能守者。鮮矣。三年。王其。塞楚。駢。蔡必亡。奇絕。

蔡小而不順。楚大而不德。天將奔蔡。以壅楚盈。而罰。註不能遠到。欠明。

將行。子產曰。行不遠。不能救蔡也。指厥愁而言。林。不果救。鄭子皮。

將焉用之。秋會于厥愁。謀救蔡也。不書救蔡。

物只作。晉之不能。亦可知也。已為盟主。而不恤亡國。人字解。

寫起用單句虛冒末各以單句對然篇法參差中極整齊也 失則有關四字作上下轉疾絕佳

●著門屏之間詩俟我于著乎而即是

●聞去声 林注

●儲同人曰分破視下言徐四字可補

●孔經之缺 珠批

寫祇聲緩步入刻酷不道不昭應生不去不從又申一層未以無守氣結出將死兩矣字直傳太息之神

其言太徐 叔向曰單子其將死乎朝有著定著定朝內列位

奄奄然 常處謂之表著○著張慮治 會有表野會設表以為居二反正義言佇立定處

侯建旂以 衣有禕帶有結禕領會結帶結也○禕會為表也 古外反說文帶所結也

朝之言必聞于表著之位所以昭事序也視不過結

禕之中所以道容貌也言以命之容貌以明之失則

有闕今單子為王官伯而命事於會視不登帶言不

過步貌不道容而言不昭矣不道不共不昭不從句連不板

曰共言 無守氣矣為此年冬單子卒起本 順曰從無守氣神氣不守其體也 林

○九月葬齊歸公不感晉士之送葬者歸以語史趙

史趙曰必為魯郊言昭公必出在郊野不能有國 侍者曰何故曰歸

姓也不思親祖不歸也姓生也言不思親則不為祖考所歸佑 叔向曰

魯公室其卑乎君有大喪國不廢蒐謂蒐比蒲 有三年之

喪而無一日之感國不恤喪不忌君也忌畏 君無感

容不顧親也國不忌君君不顧親能無卑乎殆其失

國為二十五年 公孫於齊傳

○冬十一月楚子滅蔡用隱犬子于岡山蔡靈公之犬子蔡侯

此篇一案兩斷史趙斷其不思親叔向斷其不顧親兩兩相對又必為魯郊有呼無應置于下段殆其失國作收繳合兩斷為一也妙甚

一意作三層說第一層由賓入主第二層賓主相對第三層賓主串連歸重本節語整而變能無卑乎已結本段殆其失國又結上段章法最完

○中國地承無復忌顧矣 陳氏

三請

春秋左傳

卷三十一 昭公

年

此篇竟是用扇格提筆便立三篇之案。下兩開分頂一順一倒上對下排整多手散最是工麗文字。上對句句賓主下排三賓一主整中有變也。又看兩事分說而意則一串末兩大雖應天城實暗對上五大夫字見弃疾在蔡必有末大尾大之患上截虛歇。下截揭破此左氏擅場之法。前兩城字後兩大字即兩扇用羅紋之法法無不翔自左氏者。

盧之申無字曰不祥五牲不相為用况用諸侯乎。五牲牛羊豕犬雞。王必悔之。悔為暴虐

十二月單成公卒。終叔向之言

楚子城陳蔡不羹。襄城縣東南有不羹城定陵西北有不羹亭。羹音郎漢書作

更字。林陳蔡皆為楚縣。二不羹皆楚要地楚靈始為城。正義曰古者羹靡之字音亦為郎故魯頌闕宮楚辭招魂與史游急就篇羹與房漿糠使弃疾為蔡為韻但近人獨以此地名為郎音耳。

公至問於申無字曰弃疾在蔡何如對曰擇子莫如父擇臣莫如君鄭莊公城櫟而寘子元焉使昭公不

立。子元鄭公子莊公寘子元於櫟桓十五年厲公因之以殺櫟大夫檀伯遂居櫟卒使昭公不安位而殺齊桓公城穀而寘管仲焉至于今賴之。城穀在莊

君所知也。正對君其少戒却是倒對臣。開二字蓋兩截都以賓事對實事成語對成語而實事以四對兩却以短對長。仍自句稱成語前用頤領後用倒煞則畧作變化否則板板到底矣麗容之文須玩其疎宕處乃得。

昔陶菴曰一以人論一以地論字字斬絕要言不煩。朱批

得下段在

氏亦有五。又以五鳩鳩民五雉為五工正蓋立官之本也。末世隨事施職是以官無常數。今無字稱習古言故云五大也。言五官之長專盛過節則不可居邊

細弱不勝在亦不可居朝廷。賈逵云五大謂太子母弟貴寵公子公孫累世正卿鄭眾云如晉申生居

曲沃鄭叔段居京弃疾在蔡無知食渠上及衛甯殖居蒲孫氏居戚是也。五細賤妨貴。親不在外驕不在

少陵長遠聞親親聞舊小加大也。襄十九年。君其少戒王曰

丙今弃疾在外鄭丹在內。丹奔楚。

君所知也。妙甚。可謂即以其人之道還
告其人之身矣。

孫執升曰。貞觀之制。天下之兵。八百餘
府。而在關中者。五百。舉天下之大。僅當
關中之半。故內足以制外。而勢不至於
外重。自唐上下。魚書而六軍宿衛皆市
人。於是外兵強盛。而藩鎮遂為唐室禍
末大之戒。誠千古格言。然王者立國。大
小相維。親賢並建。用以固本。而寧邦形
勢。非所恃也。是以又曰。在德不在險。
批宋

國有大城。何如對曰。鄭京櫟。實殺曼伯。
曼伯。檀伯也。厲公得櫟。又

井。宋蕭亭實殺子游。
在莊十年。齊渠丘實殺無知。在莊九年

渠丘。今齊國西安縣。
也。齊大夫雍廩邑。衛蒲戚實出獻公。孫林父邑。出

十四年。若由是觀之。則害於國。未大必折。
折其尾。大不掉。君所知也。為十三年陳蔡作亂。傳。掉徒弔

尾大不掉。以畜獸喻。
反。正義曰。未大必折。以樹木喻。

經。十有二年春。齊高偃帥師。納北燕伯于陽。
燕伯

出奔齊。高偃。高侯女孫。齊大夫。陽。即唐燕別邑。中山
有唐縣。不言于燕。未得國都。林於是齊景公有志

子復。三月壬申。鄭伯嘉卒。
五同盟。林簡公。卒。子定公寧立。夏

宋公使華定來聘。
定華。公如晉。至河乃復。晉人以

公。五月葬鄭簡公。
三月而葬。楚殺其大夫成熊。在

葬簡公上。秋七月。冬十月。公子愁出奔齊。
書名。謀亂

改也。○愁魚親。楚子伐徐。
不書圍以。晉伐鮮虞

反。一讀為整。○楚子伐徐。乾谿師告。
晉伐鮮虞

不書將帥。史闕文。○林狄晉也。晉主諸夏之盟。春秋
之狄。秦以晉故也。狄鄭亦以晉故。則其狄晉何。晉之

君卿無中國之志也。於是楚方橫行中原。而晉獨從
事于伐鮮虞。雖吳入郢。於越入吳。晉猶圍鮮虞也。於

是狄晉。以其無復中國之志也。

魚書凡文。晉相約。束皆曰契。謂刻
木。剖而分之。君執左。臣執右。昔之銅
竹虎。今之銅魚。並契之遺象也。晉斷

此兩案一斷格。將為葬除。摠提子產知

禮摠結中幅對叙兩事。首段却從子太

叔一邊布置而來。似為太叔權術所動

不知此正太叔淺之為丈夫處。妙在上

段却不說明。留于下段對照。自見此反

映法。對寫不板不復矣。

不忍廟也。本子產意中語。寄放除徒分

中。只以既如是三字。虛寫子產實獲我

心。光景又廟之將毀。不言其故。看司墓

段。則併前事可知。此等皆反映筆法。寫

一邊而兩邊都徹者。其巧妙直非世人

所留意也。

傳十二年春齊高偃納北燕伯欵于唐因其眾也。言

唐眾欲納之。故得先入唐。

三月鄭簡公卒將為葬除。除葬道。及游氏之廟。游氏

族將毀焉。子大叔使其除。徒執用以立。而無庸毀。用

具。曰子產過女而問何故不毀。乃曰不忍廟也。諾將

毀矣。教毀廟。既如是子產乃使辟之。司墓之室有當

道者。簡公別營墓地不在鄭先公舊墓。故道有臨時

迂直也。司墓之室。鄭之掌公墓大夫徒屬之家

之地域為之圖。令民族葬此。則掌公墓大夫也。毀

之則朝而塋。塋。下棺。朝如字。塋北鄭甫。此非大叔

中而塋子大叔請毀之曰無若諸侯之賓何。不欲久

子產曰諸侯之賓能來會吾喪豈憚日中無損於賓

而民不害何故不為遂弗毀日中而葬君子謂子產

於是乎知禮禮無毀人以自成也。

夏宋華定來聘通嗣君也。米元公。公享之為賦。蓼

蕭弗知又不荅賦。蓼蕭詩小雅。義取燕笑語。苟是以

既見君子為龍為光。欲以寵光賓也。又曰宜兄宜弟

令德壽凱言賓有令德可以壽樂也。又曰和鸞雍雍

昭公

空下棺也。塋。喪葬下土也。禮謂之封

周官謂之窆。郊衆解周禮亦畧同。塋。空

實一更。又小異耳。今从掩土之義。辨誤

○王或巷曰特寫子產之賢。妙以子大

叔形之。於已之庸不肯毀。於人之室請

毀之。人情固如是乎。王道近人情。子產

概不之毀。子產之近於王皆此類耳。但

子大叔何以至此。豈恐未然。朱批

將以效。觀。嘗先輩耶。一經批點。便覺自

定口呆。可笑。殊甚。

即將詩作評斷。妙在逐章數說。以見有
許多文義。而一件不懂。為可憐也。而文
筆遂極整。贈可喜。懂支勤全。
排四句。極重。掉四字。又極輕。使人作十
日思矣。

杜註傳言晉之衰。晉衰却在齊弱晉上
見得。以齊侯宴起。以齊侯出結。中以齊
君弱。晉君向承上起下。作中權。寫得雅
歌。投壺與授王吹律。同一吉。凶先見事

萬福攸同。言欲與賓同福祿也。正義曰。享宴之禮
自有常樂。今特云為賦者。乃特命樂人。以示意。所以
嘗試。昭子曰。必亡。宴語之不懷。懷。患也。寵光之不宣。宣
也。令德之不知。同福之不受。將何以在。為二十年華
定出奔傳。

齊侯衛侯鄭伯如晉朝嗣君也。晉昭公。公如晉
新立。

亦欲朝。至河乃復取鄭之役。在十。昔人怨于晉。晉有
嗣君。

平公之喪。未之治也。故辭公。公子愁遂如晉。愁。魯大
夫如晉。

不書。還不復命而。晉侯享諸侯。子產相鄭伯。辭於
奔。故史不書於策。

享請免喪而後聽命。簡公未葬。正義曰。僖九年宋
桓公卒。未葬。襄公會諸侯。故曰

韻而文特奇。起二行暗。為吾固師諸
侯矣。伏筆分作三節者非。

三年之喪。賴子產以不廢。陳氏
子產能守喪制。晉人不奪。皆為得禮。

補云
宴享賦詩贈答。極風雅事。然亦數見不
鮮。此忽從投壺。另換一番風趣。世事變
而文因之。了語危語。習字令爾汝歌。都
從此脫去。左傳為百世師。蓋往往而是
矣。俞云。合澠池鴻門兩篇之勝。然彼武
怒。此藉藉。固當不同。

以陵對澠。則以坻對淮。何必不倫。古
人韵語。殊不如此之刻。

于是先君未葬。有從會之禮。鄭偏于楚。以固事晉。不
得已而朝新君。于情可許。至享必有樂。未葬不可以
從吉。辭享斯合于禮矣。按。晉人許之禮也。善晉不
禮也。兼善晉鄭補正說同。

晉侯以齊侯宴中。行穆子相。穆子。荀吳。投壺。晉侯先穆

子曰。有酒如淮。有肉如坻。淮水名。坻。山名。坻直疑

本叶。劉炫以為淮作維。維齊地水名。穆子晉人。何意
舉齊水乎。又劉以坻為水中高地。山無名。坻者。以坻
之小地。對淮之大水。已自不倫。况楚子。寡君中。此為

諸侯師中之齊侯。舉矢曰。有酒如澠。有肉如陵。澠水

國臨淄縣。北入時水。陵。大阜。寡人中。此與君代與。更

後半三人詞皆雋逸。須識其與上半氣韻融洽處。三人以穆子為主。未添公孫使與伯瑕作對。結局最勻。
 ●邵氏曰。言壺何為焉。以其中為雋異。補心。

猶云作何等竟。言其無能為也。辨誤。

卽席賦詩亦復費心勞力耶。

○林孟此曰。雅韻鏗鏘中。却有劍戟聲。想齊君心目中久慕視晉侯。晉伯之哀亦可見矣。朱批。

也。亦中之伯瑕謂穆子。伯瑕士。文伯。日子失辭吾固師諸。

侯矣。壺何為焉。其以中雋也。言投壺中。不足為雋異。齊君弱吾。

君歸弗來矣。欲與晉君代。典是弱之。穆子曰。吾軍帥彊禦卒乘。

競勸。今猶古也。齊將何事。言晉德不衰於古。齊不事。晉將無所事。補正言晉。

強不異于昔。公孫使趨進曰。日旰君勤。可以出矣。以。

齊侯出。齊何能為。齊意。復齊大夫傳言晉之衰。使。素口所流二反。旰古且反。

○楚子謂成虎若敖之餘也。遂殺之。成虎令尹子玉之孫。與闕氏同。

出於若敖。宣四年。闕椒作亂。今楚子信讐而託討若敖之餘。或譖成虎於楚子。成。

君子所以貴見幾而作也。

同一假道。偽會齊師。則比前人更巧矣。

虎知之而不能行。書曰。楚殺其大夫成虎。懷寵也。經解。此下省得一句。是以及于難。

所以書略。

○六月葬鄭簡公。傳終子產辭享。明既葬。則為免喪。經書五月。與上下陽而三矣。

○晉荀吳偽會齊師者。假道於鮮虞。遂入昔陽。鮮虞。白狄。

別種。在中山新市縣。昔陽。肥國都。樂平。沾縣。東有昔陽城。沾張廉反。韋昭音拈。字林他廉反。補正引。

應劭風俗通言。晉荀吳滅鼓。今鼓聚。秋八月壬午。滅。

肥。以肥子縣皐歸。肥。白狄也。縣皐。其君名。鉅鹿下曲陽縣西南有肥累城。為下晉伐鮮。

虞起。○累劣。彼力輒二反。

此類敘體一是虐民而為民所逐。一是去族而為族所誅。皆俗事而已。意不在文。然半幅中寫十餘人。而不覺其繁。墜可以知其筆之潔已。

觀杜註自知兩事分節之非。

周原伯紂虐其輿臣。使曹逃。原伯紂周大夫原公也。輿衆也。曹羣也。

冬十月王申朔。原輿人逐紂而立公子跪尋。跪尋。紂弟。

奔郊。郊。周地。甘簡公無子立其弟過。甘簡公。周卿士。過將去成。

景之族。成公景公皆過之先君。成景之族賂劉獻公。欲使殺過。劉獻公亦

周卿士劉丙申殺甘悼公。悼公。即過。而立成公之孫鮒。鮒。平

公。丁酉殺獻犬子之傅。庚皮之子過。過。劉獻公犬子之傅。殺瑕。

辛于市。及宮嬖綽。王孫沒。劉州鳩。陰忌老陽子。六子。周大夫。

夫及庚過皆甘悼公之黨。傳言周衰原甘二族所以遂微。

季平子立而不禮於南蒯。蒯。南遺之子。季氏費邑宰。南蒯謂子

仲。子仲。公子。吾出季氏而歸其室於公。室。季氏家財。子更其

位。更代也。我以費為公。臣子仲許之。南蒯語叔仲穆子

且告之故。穆子。叔仲帶之子。叔仲小也。季悼子之卒

也。叔孫昭子以再命為卿。悼子。季武子之子。平子父也。傳言叔孫之見命乃在

平子為卿之前。正義曰。悼子之卒不書于經。則是未為卿也。其卒當在武子之前。平子以孫繼祖。武子

卒後即平。及平子伐莒克之。更受三命。十年。平子伐莒。以功加三

命。昭子不伐莒。亦叔仲子欲構二家。欲構使相憎。謂平子

三輔

此篇以南蒯之叛為主。起手敘三人共謀。季氏怒。貪位。小懼。罪各有其故。而皆以南蒯領頭。中幅重敘南蒯之叛。而怒事。挿叙于前。小事。帶叙于後。實主分明。輕重有法。通體作兩截讀。前半敘謀。後半敘事。中以叔仲小南蒯公子怒。謀季氏一句束上。領下為一篇轉換章法。錯綜而條理井然也。揔點小先。然後分敘。惹起小結。都以南蒯居中作主。細甚密甚。兩質之中。謂子仲詳。語叔仲略。而敘昭子事。則畧者反詳。又恐太詳不稱。便于子仲如晉奔齊。詳叙于前。而叔仲略帶于後。輕重適均矣。一詳叙子仲奔齊。又照經還傳處。

春秋左傳

昭公

三

凡寶位人多事多者須將輕筆零星安頓然後抽出重筆整片寫主人則事有條理而文亦精神如此篇前半零敘多人後半整片寫南蒯是也但整片後截然便佳又嫌前太促後太寬支勢一往不返特留一事帶叙于末令首尾映發有情譬滂沱已過猶聞空塔滴瀝爛漫之餘猶見縝紛點綴竹籬也妙矣哉

整片中又須有錯綜若將卿人漢一歌併作一處了無生動之趣公將敘敘一番議論夾叙于中便令首尾回互若斷若連絕妙間架 趙伸符 朱批

曰三命踰父兄非禮也。言昭子受三命自踰其先人平子曰然故使昭子。使昭子自貶黜昭子曰叔孫氏有家禍殺適立庶故姑也及此。禍在四年若因禍以斃之則聞命矣。言因亂討已不敢辭若不廢君命則固有著矣。著位次昭子朝而命吏曰娖將與李氏訟書辭無頗。頗偏也。頗普何反。季孫懼而歸罪於叔仲子故叔仲小南蒯公子慙謀季氏慙告公而遂從公如晉。慙子仲南蒯懼不克以費叛如齊子仲還及衛聞亂逃介而先。介副使也及郊聞費叛遂奔齊。言及郊解經所

文有敘述有論斷此篇惠伯論也卿人斷也蓋即以敘述為論斷矣起句無韻歎攸連叶思云聲與志叶謀音謨與圖叶身臣與入叶叶法最變

忠信則可不然必敗譬頭喝殺以下作兩層申說前一層只就文詞作斷後一

以書南蒯之將叛也其卿人或知之過之而歎。以道叙為正叙且言曰恤恤乎湫乎攸乎。恤恤憂患湫愁隘攸慙攸旃旌故以深思而淺謀邇身而遠志家臣而君圖家臣而圖入君之事故言有人矣哉言今有此人南思深而謀淺身近而志遠蒯枚筮之。不指其事汎卜吉凶正義曰尚書孔註枚卜謂凡卜一籌使歷卜之也此則不告以所筮之事空下遇坤三三。坤下坤上坤之比三三。坤下坤上比坤六日黃裳元吉。坤六五爻辭以為大吉也示子服惠伯曰即欲有事何如惠伯曰吾嘗學此矣忠信之事

左編
層并論其枚筮之非使南刺藏頭露尾
伎倆無絲毫躲閃快甚

徐揚真曰。中不忠三字。妙無訓詁氣
朱批

三德謂黃裳元也。按勘
三德當作二德。忠与恭是也。左翼引陸

君利左傳 卷五
則可不然必敗外疆內温忠也。
坎險故疆坤順故温

和以率貞信也。
水和而土安正故曰黃裳元吉。
補

人臣剛以禦外順以事主斯謂之忠。
黃中之色也裳

秉堅貞之節而和以率之斯謂之信。
下之飾也元善之長也中不忠不得其色

共不得其飾。
事不善不得其極外內倡和

為忠。
率猶行也。供養三德為善。
三德

直剛克柔克也。補正。
非此三者弗當非忠信善不

如字或。
且夫易不可以占險將何事也且可飾乎

參脩之人則可以筮也。注如如字則
可筮二字。雅成文。

一嘆一歌都用隱語相映成趣。而前語
猶泛言有人。此則直言非吾黨之士。蓋
其事漸露故其諷益深。家臣身圖前已
道破故後只以去從決之。暗暗相承說
下非前切而後反寬也。句句叶與前
隔句韻迥別小小處無不變者。

三人共謀。慙告公。蒯叛。費小獨無事。
事已見于欲構二子句也。伸縮法妙。

三備

猶此易謂黃裳元吉之卦。問其何事。欲令從下之節。
正義言此黃裳元吉之易。唯可以占忠信之事。不
可以占危險之事。按此則大概說言凡易皆不可
以占陰險之事。蓋因其枚筮而知其有不可明言者
故微。中美能黃上美為元下美則裳參成可筮。
參美

猶有闕也。筮雖吉未也。
將適費飲鄉人

南蒯自其。鄉人或歌之曰。我有圃生之杞乎。
言南

費欲為亂。如杞生于圃。從我者子乎。
稱言從已可

去我者鄙乎。倍其鄰者恥乎。
已乎已乎

非吾黨之士乎。
平子欲使

春秋左傳

昭公

昭

前後獨出色寫昭子乃乙傳中特表甲事之法觀諺所云君子落得為君子而小人之枉做小人也益明南氏父子齊惡叔孫父子濟美激射親切此史家挿叙之妙也

此篇只兩截文字前半用縱後半用擒起手數行為後車轍馬跡寫照雨雪執鞭云云為王度金玉作反映與與與田三段都為精心醉飽立案前則步步伏後則步步應絕妙章法全在中間一斷頓挫生姿若一連寫去尚嫌直而少致通篇生情布景摠以出入二字為眼目咀華云讀者細看前番出時如何身分再看未後入時如何光景便悟作者特

地兩番對寫之妙可為知言中間一入一出亦上下轉關情景生動處

三問三答問者滿腔拉雜答者隨口風雲摹神之極筆也 上伴人 朱批

首段妙于極詳次段妙于極簡句句是字却句句是奪末段又妙于倒說分明尾大不掉醉飽者彼昏不知耳

● 被音被 背子也覆肩背也 正字通說文方言皆謂帶為被然南史有冬月著葛被練裘且於披被等音又翠羽飭不切宜用稍子义也

● 籃 本足利本 藍 史 校勘

三書

昭子逐叔仲小 欲以自 小聞之不敢朝昭子命吏謂

小待政於朝曰吾不為怨府 言不能為季氏逐小生怨禍之聚為明年叔弓

傳 國費 筆筆都傳出後次神理

○ 楚子狩于州來 獵也 次子 賴尾 賴水之尾 使蕩侯

潘子司馬督鄧尹午陵尹喜帥師圍徐以懼吳 五子

夫徐吳與國故圍之以偪 楚子次于乾谿 秦所遺羽衣也 翠被

以為之援雨雪王皮冠秦復陶 復服福二音 翠被

以翠羽 豹鳥 以豹皮 執鞭以出 執鞭以 僕析父從 大

夫按劉炫連下文以 右尹子革夕 子革鄭丹 王見

之去冠被舍鞭 敬天 與之語曰昔我先王熊繹 楚始

與呂伋 齊大公之 王孫牟 衛康叔 熒父 晉康叔 禽父

周公子 竝事康王 康王成 四國皆有分我獨無有 四

伯禽 齊晉魯衛分珍寶之器 魯語古者分同姓以珍玉

展親也分異姓以遠方之職貢使無忘服也三國分

見定四年傳齊之 今吾使人於周求鼎以為分王其

與我乎對曰與君王哉昔我先王熊繹辟在荆山 在

城汭 荆 筆路藍縷以處草莽跋涉山林以事天子唯

縣南 昭公

是桃弧棘矢以共禦王事。桃弧棘矢以禦不祥言。楚在山林少所出有。

王舅也。成王母齊太公女。晉及魯衛王母弟也。楚是以無分。

而彼皆有。今周與四國服事君王，將唯命是從。豈其

愛弔？王曰：昔我皇祖伯父昆吾，舊許是宅。陸終氏生六子，長曰昆吾，少曰季連，季連楚之祖，故謂昆吾為伯父。昆吾嘗居許地，故曰舊許是宅。

今鄭人貪賴其田，而不我與。我若求之，其與我乎？對曰：與君王哉。

周不愛弔，鄭敢愛田。王曰：昔諸侯遠我而畏晉，今我

大城陳蔡，不羹賦皆千乘子，與有勞焉。諸侯其畏我

乎？對曰：畏君王哉。是四國者，專足畏也。四國徐蔡二不羹。前城陳蔡不羹。註明有二不羹。劉炫據國語作三城，且謂古四積二為三。三乃三字之訛。正義已駁之。補正李雲書引賈誼新書楚靈問范無宇，我欲大城陳蔡，葉與不羹，正合四國之數。存參。又加之以楚敵不畏君王哉。工尹路請曰：君王命剗圭以為鉞，鉞斧也。秘柄也。破圭玉。以飾斧柄。秘音秘。敢請命之命。王入視之。

析父謂子革：吾子，楚國之望也。今與王言如響，國其

若之何？喻一以已喻鋒刃欲自摩厲以斬王之淫慝。子革曰：摩厲以須，王出吾刃，將

斬矣。厲以斬王之淫慝。王出復語左史，倚相趨過

左氏，慣作橫岡斷嶺，蜂腰鶴膝，格若此處，正千花團錦簇時，忽然一閃，變作冰冷雪淡境界，極起伏頓挫之奇。

注若文。朱批。

王或巷曰：摩斫一語，前後關鍵，子革妙用於此，見作者手法，亦於此見矯健橫疎。一篇警策處。朱批。

注斬字作斷，與毅文合。按

三蕭

春大左傳

卷三 昭公

三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王莽傳曰

家語作昔周穆王李善注

引有周字陳樹華云蓋

草對楚子言故加周字

意增改也校勘

以前都作寬縱之筆此處便一手擒定

倚相楚史名王曰是良史也子善視之是能讀三墳五典

八索九丘皆古書名索所白反本又作素正義

墳大道也少昊顓頊高辛唐虞之書謂之五典常道

也八卦之說謂之八索求其義也九州之志謂之九

丘丘聚也土地所生風氣所宜皆聚此書也周禮鄭

註以墳典三皇五帝之書賈逵以為三王五帝之書

八索八王之法九丘亡國之戒張平子以三墳為三

禮爾雅墳大防也禮為八防八索八議之刑九丘周

禮之九刑索丘皆空也言空設之馬融說三墳三氣

陰陽始生天地人之氣五典五行也諸家各以意言

無正驗故杜對曰臣嘗問焉昔穆王欲肆其心

但云古書周行天下將皆必有車轍馬跡焉祭公謀父作祈

招之詩以止王心

指司馬官而言此詩逸招常遙反又音昭賈云

祈求也昭明也言求明德也馬融以祈為王圻千里

王者遊戲不過圻內昭明王是以獲沒於祗宮

也言千里之內足明德

對曰能其詩曰祈招之愔愔式昭德音

也○愔○思我王度式如玉式如金

而無醉飽之心

言國之用民當隨其力任如金治之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王莽傳曰

家語作昔周穆王李善注

引有周字陳樹華云蓋

草對楚子言故加周字

意增改也校勘

以前都作寬縱之筆此處便一手擒定

鬆便極鬆緊便極緊鬆以善為緊以鍊

局而前路之鬆都為後來緊處蓄勢極

意結構之文

凡論斷文字務得極重難得空靈此文

前段議論筆筆用翻跌後半議論又輕

輕借証全不犯手結處一斷又純用反

掉通篇竟無一筆正寫實寫真覺滿紙

精神飛舞只如花亂逐觸處繽紛却

半點拈弄不得異樣空靈文字也

林西仲曰楚靈頓年用兵總是投龜詎

天後心未改子革料是正言不入只得

以將順為匡救及論左史倚相趨口把

古詩莊誦一遍意謂亦可求田亦可

俞寧世曰。凡物最忌盈滿。秦符堅唐莊宗都在滿中失脚。通篇極寫楚子之滿。醉飽二字。正是點清滿字也。宋批孫執升曰。此傳之妙。不可言盡。三問三答。有心者。語語含蓄。移汰者。一味誇張。兩路寫來。各有神吻。二妙也。答鄭田處。只用周不受。鄭敢愛田二句。詳略互見。借上作勢。二妙也。問答之際。忽用王尹路請命。刺圭以為鍼秘。截住。若無意。若有意。三妙也。于王入時。指析父與子革私相問答一段。四妙也。王出復語。不詳其語。插入左史倚相。趣避五妙也。因王之贊左史。而插入周穆王事。謂其不知祈父之詩。其事之有無。左史亦不置辨。惟以啓王之問。六妙也。其尤妙而人易忽之者。在起處敘事數行。形容得多。

醉飽過盈之心。正義曰。設言以戒司馬。美其志性安和。女當用此職。掌以明我王之德音。思使我王之德度。用如金。然用如玉。然使之堅重。可寶。若用民力。當隨其所能。而制其形模。不可有盈溢之心。此借司馬以諷諫王也。按補正。蘇氏謂以民力。從王事。當如飲食。適于飢飽之度而已。若必至于醉飽。則民不堪命。朱子又謂。近看貞觀政要及家語。皆作刑民字。刑。傷也。言傷民之力。以為養。而無饜足之心。如此。恐與上四句不貫。刑民上須更加一母字。乃得從舊註可也。王揖而入饋。不食。寢不寐。數日。深感子不能自克。以及於難。克勝仲尼曰。古也有志克己。復禮仁也。信善哉。楚靈王若能如是。豈其辱於乾谿。去。不知其所歸。乃起結之善耳。

少威靈氣。燭多少。從容華采。原來禍不旋踵。會得此言。觀人行文。無遺義矣。

○晉伐鮮虞。因肥之役也。肥役在此年。

春秋左傳卷二十二 終

